百年心声

现代希伯来诗选

高秋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年心声

现代希伯来诗选

高秋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Anthology of Modern Hebrew Poetry

该书中译本出版得到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以色列)比亚利克等著;高秋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

ISBN 7-02-002754-7

Ⅰ.百… Ⅱ.①比… ②高… Ⅲ.诗歌-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Ⅳ.I3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35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3.50 元

前　言

本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诗歌选集。

希伯来文学，为犹太人之创作，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希伯来文学的开山之作当为公元前一千多年犹太民族智慧的结晶希伯来《圣经》。《圣经》中的经书、历史书、先知书等固为世人所称道，但其中那大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更是不朽的传世之作。这说明，在希伯来文学中，诗歌占有特殊地位，且源远流长。公元二世纪之后，犹太民族屡蒙兵燹之灾，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文学的发展自然受到影响，一度式微，甚至中断。十九世纪，犹太人大批集中到欧洲。希伯来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和东欧各国，一度非常兴隆。进入二十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希伯来语在泯灭上千年之后开始复兴，希伯来诗歌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书所包容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诗人的代表性诗作。

现代希伯来诗歌以犹太民族诗人比亚利克为先导，此后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诗人应运而生。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希伯来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算起，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为止，这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是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初创时期。在这个时期，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从犹太民族的苦难和居住国的现实出发，运用新创造的更加口语化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产生了一大批既有别于希伯来古典诗歌，

又有别于居住国的诗歌的一种崭新的诗歌。比亚利克、切尔尼科夫斯基、本-伊扎克、沃杰尔、奥尔特曼等是这一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大多出生、成长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但受的是传统犹太教育。强烈的民族复兴与民族建国思想,促使他们先后纷纷向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地区迁移。第二个时期是现代希伯来诗歌日臻成熟时期。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一千多年"只有民族而没有土地"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并经过几次中东战争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巩固。这时,大批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以色列,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他们中间,不少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与审美情趣的诗人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阿米哈依、吉尔博亚、佩吉斯和泽尔达。七十年代之后,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虽然并未中断,但大规模的战争未再发生。安全、和平与发展成为新一代以色列犹太人最关注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作家,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语,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以前的大批诗歌。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中,威泽蒂尔、瓦拉赫、沙布泰为杰出代表。从这一简单历史回顾可以看出,现代希伯来诗歌虽然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但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这些诗人出生地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受到的影响不同,创作题材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因而创作上自然会有较大差异。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犹太人,都关注本民族的命运,都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犹太文化传统,都用现代希伯来文从事创作。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又具有诸多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

诗言志,志发乎心。本书收录四十三位现代希伯来诗人的近二百首作品,时间跨度约一百年,因题《百年心声》。本书副题

"现代希伯来诗选",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名副其实,这里遴选的都是现代希伯来诗歌,即现代犹太诗人用希伯来文创作的诗歌。因此,本世纪以前用古典希伯来文创作的诗歌,当然就不在应选之列了。其次,希伯来诗歌与犹太诗歌及以色列诗歌是不同的概念。顾名思义,犹太诗歌就是犹太人创作的诗歌。因此,同希伯来诗歌相比,犹太诗歌当是个宽泛得多的概念。以色列诗歌是指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人创作的诗歌,是个涵盖面相对较小的概念。现代希伯来诗歌本指本世纪以来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所有犹太人用现代希伯来文创作的诗歌。但是,本集所包括的犹太诗人,都同以色列直接相关,有的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有的虽然出生在其他国家,但后来移居到一九四八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或一九四八年之后的以色列。其他国家的犹太诗人,即使用现代希伯来文进行创作,也未收录到本集之中。

本书是根据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提供的英文译本选译的。该研究所,特别是所长尼莉·科恩女士,对译者充分信赖,授权自定选目,并在翻译过程中给予诸多帮助。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吉生女士对译者也同样信赖。她不但毅然将这样一件有相当难度的译事相托,并慨允在工作之余从容运笔。对所有这一切,趁译稿付梓之际,谨记如上,聊表谢忱。

译事断断续续,几近两年时间才完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并在此预表感谢。

译　者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目　　次

前言 …………………………………………………… 1

比亚利克诗十首 …………………………………… 1
　我死后 …………………………………………… 2
　夏日 ……………………………………………… 3
　请把我庇护 ……………………………………… 5
　我抛撒叹息 ……………………………………… 6
　我赢得光明并非靠侥幸 ………………………… 6
　黄昏时分 ………………………………………… 7
　孤独的树枝 ……………………………………… 9
　夏日逝去 ………………………………………… 10
　论杀戮 …………………………………………… 10
　我家的花园 ……………………………………… 12
切尔尼科夫斯基诗五首 …………………………… 15
　人们说世上有一片土地 ………………………… 15
　在基利波山上 …………………………………… 17
　你瞧,大地啊……………………………………… 19
　我相信 …………………………………………… 20
　兀鹰,你山中的兀鹰……………………………… 21
斯坦伯格诗二首 …………………………………… 23
　夜晚 ……………………………………………… 23

晚读 …………………………………………………………… 24
本－伊扎克诗五首 ……………………………………………… 25
我不认识我的灵魂 ……………………………………………… 25
幸运者是那些只播种不收割的人 ……………………………… 27
白日将尽时 ……………………………………………………… 28
暴风雨之夜 ……………………………………………………… 29
孤独的人们说 …………………………………………………… 30
沃杰尔诗十二首 ………………………………………………… 31
我的马儿慢慢爬 ………………………………………………… 31
一个静谧的夜晚 ………………………………………………… 32
在家里 …………………………………………………………… 33
秋日就要萌动 …………………………………………………… 34
你坐在我身旁 …………………………………………………… 35
夏日的夜晚 ……………………………………………………… 35
用轻柔的手指 …………………………………………………… 3[illegible]
我看见我父亲 …………………………………………………… 37
最后一辆孤独的马车 …………………………………………… 38
不要害怕，孩子………………………………………………… 39
秋夜 ……………………………………………………………… 40
几千具黑棺 ……………………………………………………… 41
雷切尔诗六首 …………………………………………………… 42
也许 ……………………………………………………………… 42
我的白皮诗集 …………………………………………………… 43
我只知道怎样述说自己 ………………………………………… 44
他的妻 …………………………………………………………… 44
在我的花园里 …………………………………………………… 45
致我的祖国 ……………………………………………………… 46

格林伯格诗三首 …… 47
每个人都像我自己 …… 47
沉默的殉难者 …… 48
在他们的犁铧下 …… 50
施隆斯基诗三首 …… 52
给我穿上衣服吧,妈妈 …… 52
三个老妪 …… 53
一位公民关于其住区的论文 …… 55
伦斯基诗二首 …… 57
白天变成傍晚 …… 57
磨坊 …… 58
奥尔特曼诗十首 …… 60
银盘 …… 60
第三位母亲 …… 62
古谣 …… 64
大路上 …… 65
弃儿 …… 65
夏夜 …… 67
纺织女 …… 68
月亮 …… 69
为你的脸作的诗 …… 70
哭泣 …… 71
戈德堡诗四首 …… 74
从我妈妈家 …… 74
浪子 …… 76
观蜜蜂 …… 79
诗文 …… 81

巴特－米里亚姆诗二首 …… 82
双腿又细又长的小鸟 …… 82
她们坐着 …… 83
耶舒伦诗四首 …… 85
今日前夕诗 …… 85
关于非洲人的诗 …… 86
请不要问 …… 87
野鸽 …… 89
哈尔菲诗八首 …… 91
都怪月亮 …… 91
采金人 …… 93
郊区 …… 93
小鸟夜晚掉下来 …… 94
有个人讲话 …… 95
我们同那些不过假期的人在一起 …… 96
失踪者 …… 96
起初，我们哭泣 …… 97
普里尔诗五首 …… 99
耶路撒冷：爱的阶梯 …… 99
春日忆秋 …… 100
分别 …… 101
小传 …… 102
一幅中国刺绣 …… 103
科夫纳诗三首 …… 104
科学家们错了 …… 105
他们在埃因哈豪雷什建房 …… 106
我的小妹 …… 107

吉尔博亚诗十首……109
以撒……109
清晨……110
骑手的马……112
出生……112
瞪羚，我要送走你……113
铅粒……114
我寻求最朴素的话语……115
如果我有一百顶帽子……116
蓝与红之歌……117
在黑暗中……118
古里诗四首……119
俄底修斯……120
过去有一只鸽子……121
我生活在古书中……122
假日结束……123
希列特诗二首……125
致苍鹰……125
老兵们的话……126
卡米诗四首……130
故事……130
条件……131
陌生人……132
独角兽照镜子……133
阿米哈伊诗九首……135
妈妈把世界烘烤……136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136

战地雨……137
我父亲……137
父之死……138
上帝的手在人世间……138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139
长发女与短发郎之歌……141
初战……142
西万诗四首……143
儿歌……143
一个犹太人坐在林荫大道的长凳上……144
纪念会上的不快事……146
帕兰……147
特雷宁诗四首……148
彩衣……148
继承人……149
遗弃的神龛……150
钾盐……151
佩吉斯诗十一首……153
挽歌残章……153
自传……154
用铅笔写在封闭式火车厢中……156
信息……156
乌龟……157
画像……158
欧洲,晚时……159
访一位物理学家……160
认同……161

新情人……………………………………………………………… 161
故事……………………………………………………………… 162
约内森诗三首……………………………………………………… 164
老喜剧演员……………………………………………………… 164
拟民谣……………………………………………………………… 165
河滩……………………………………………………………… 166
平卡斯诗二首……………………………………………………… 168
夏日嬉戏………………………………………………………… 168
冷与热……………………………………………………………… 170
泽尔达诗十首……………………………………………………… 173
我的灵魂呼喊……………………………………………………… 173
隐形的迦密山……………………………………………………… 174
激烈的对话……………………………………………………… 175
有位年逾耄耋的老妪…………………………………………… 176
人皆有名………………………………………………………… 176
缝纫女……………………………………………………………… 177
我站在耶路撒冷………………………………………………… 178
你掩饰你的灵魂………………………………………………… 179
面向大海………………………………………………………… 180
闲适……………………………………………………………… 180
多尔诗六首……………………………………………………… 182
为赎罪日而作…………………………………………………… 182
你是对的,你知道 ……………………………………………… 183
公园……………………………………………………………… 184
一个人行走……………………………………………………… 185
橄榄树……………………………………………………………… 186
过河……………………………………………………………… 186

阿维丹诗四首 …… 188
个人问题 …… 188
污迹仍留在墙上 …… 189
史前史 …… 190
摇篮曲 …… 191
扎克诗六首 …… 193
献给聪明情侣的歌 …… 193
把树上长的一切都交给我 …… 195
当最后一批骑手 …… 195
我坐在街边 …… 196
一刻 …… 197
我看到 …… 198
拉维科维奇诗七首 …… 199
香港是如何毁掉的 …… 199
你肯定记得 …… 202
在耶路撒冷周围 …… 204
盐丘 …… 206
夜晚的路上 …… 207
喜悦 …… 208
自豪 …… 209
贝赛诗二首 …… 210
两张桌子 …… 210
当一位老人抚摸 …… 211
伯恩斯坦诗五首 …… 212
锡耶纳黄昏——公园 …… 212
对话 …… 213
离别 …… 214

夜行记……………………………………………………… 215
关于无限辉煌………………………………………………… 216
赖赫诗二首…………………………………………………… 217
断电………………………………………………………… 217
五个手指中的孤独女人……………………………………… 218
威泽蒂尔诗六首……………………………………………… 222
拿起这些诗………………………………………………… 222
征集令……………………………………………………… 223
关于耶路撒冷的诗………………………………………… 224
词汇………………………………………………………… 225
孺子难教…………………………………………………… 226
诗歌被埋葬………………………………………………… 227
赫维茨诗三首………………………………………………… 229
敞开你的心怀……………………………………………… 229
我心中的悄悄话…………………………………………… 230
献给我的心爱,在她起床时 ……………………………… 231
瓦拉赫诗三首………………………………………………… 233
乔纳森……………………………………………………… 233
一只灰母熊把我抚养……………………………………… 234
押沙龙……………………………………………………… 235
吉尔德曼诗二首……………………………………………… 237
直升飞机彻夜在水上搜寻………………………………… 237
植物………………………………………………………… 238
沙布泰诗四首………………………………………………… 241
离埃及……………………………………………………… 241
家务诗……………………………………………………… 242
驴子………………………………………………………… 244

爱情 …………………………………………………………… 249
白杰拉诺诗二首 …………………………………………………… 251
我很匆忙 …………………………………………………………… 251
鸵鸟 ………………………………………………………………… 252
拉奥诗二首 ………………………………………………………… 254
独处:考究的抒情诗 ……………………………………………… 254
绝非政治诗:退隐 ………………………………………………… 255
索密克诗三首 ……………………………………………………… 256
咏女宇航员 ………………………………………………………… 256
忏悔诗 ……………………………………………………………… 257
焊工街:她在婚礼上歌唱 ………………………………………… 257
阿亚隆诗二首 ……………………………………………………… 259
一个封闭的地方 …………………………………………………… 259
第二个女人与不安全 ……………………………………………… 260

比亚利克诗十首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 1873—1934),杰出的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一八七三年生于乌克兰一小镇,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犹太教教育,并受到希伯来启蒙文学和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一八九一年,他移居敖德萨,教书、译书、当编辑,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一九二一年,在高尔基帮助下移居柏林,从事出版工作。一九二四年,迁居特拉维夫,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和各种文化活动。一九三四年在特拉维夫去世。

比亚利克写小说,也写传说故事,但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题材广阔,形式多样。他的民族主义诗作,悲叹犹太民族流亡之苦,鼓吹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生活。他的许多抒情短章,描摹现代人内心的苦闷与冲突,反映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他的风景诗,意象丰富,用词淡雅,表现了大自然的朴素美。他的爱情诗,或叙事或抒情,感情浓烈,意蕴缱绻。由于他开创了希伯来诗歌史的新篇章,被誉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伟大代表”。

比亚利克出版了多部诗集,主要有:《诗集》(1901)、《诗抄》(1908)、《比亚利克作品集》(1924)、《诗与歌》(1933)、《比亚利克创作集》(四卷,1938)。

我　死　后

吊唁我时要这样说：

有一个人——瞧，他已不复存在。
他是不幸早逝。
他生命之乐戛然而止。
惜哉！他心中本来还有一首歌曲。
而今歌曲丧失，
永远丧失。

委实可惜！他有一把小提琴，
一个活生生、会说话的灵魂。
他曾对它诉说
他内心的衷曲，
所有琴弦都为之振动，
除却他未弹拨的那一根。
他那柔软的手指来回跳动，
只有一根琴弦始终如醉如痴，
然而却不闻其声。

惜哉！
那根琴弦一直在颤动，
默默无声地振动，
企盼着它的歌声，它的伴侣，

犹如一颗心为命运而悲凄。
尽管为时已晚，它每天都在等待，
默默地把那救命的情人寻觅，
情人总是徘徊、踯躅、延宕，
结果没有前来。

悲痛至极！
悲痛至极！
有一个人——瞧，他已不复存在。
他生命之乐戛然而止。
他心中本来还有一首歌曲。
而今歌曲丧失，
永远丧失。

夏　日

夏日炎炎正当午，
天空像一座大火炉。
谁有心寻觅一方静谧的梦乡土，
那就请来我这里，困倦的朋友。

我家花园里有一棵角豆树——
绿树成荫，远离城市的喧嚣——
树叶将上帝的秘密低诉。
我的好兄弟，让我们在树下休憩。

让我们共享欢愉、温馨，
就在这甜蜜、隐秘的当午。
一旦阳光穿透这一树浓荫，
金色的光线就会将那神秘暴露。

每当冬夜的严寒到来，
用冰冷的鞭子打得你遍体鳞伤，
每当霜冻的利刃刺进你瑟缩的身躯，
那就请来我这里，分享上帝的赐福。

我的住所简陋，缺少辉煌，
但却温暖明亮，向陌生人开放。
壁上有火炉，桌上有灯烛——
我迷惘的兄弟呀，住下来暖暖身子。

每当听到怒号的风暴中有人哭叫，
我们就想到外边有穷人饥肠辘辘。
我们就为他们哭泣，洒下真诚、怜悯的泪珠。
我的好友，我的兄弟，让我们拥抱在一起。

而当秋天夹着雨水和阴云来临，
屋顶漏水，心中犹如虫蛀，
荒凉的世界阴沉地堕入泥潭，
那时，仁慈的兄弟啊，可不要前来打扰我。

我将独自度过那无聊的时光，
任心儿缓缓地凋敝，

不为人见，不为人知。陌生人都不理解。
让我独自默默地、痛心地悲泣。

请把我庇护

请你把我庇护，
做我的妈妈，做我的姐姐。
把我的头放在你的胸前，
把我流放的祈祷放在你的住所。

在一个仁慈的黄昏时刻，
请听一听我的苦难，低下你的头颅。
人说世间自有青春在。
那我的青春又逝向何处？

请听吧！这里还有一个秘密：
我已被火焰烧焦。
人说世间自有爱。
我们又怎能得知爱的名字？

星辰把我欺骗。
曾经做过梦；梦已逝去。
我在人世间已一无所有，
只有一大片荒漠。

请你把我庇护，

做我的妈妈，做我的姐姐。
把我的头放在你的胸前，
把我流放的祈祷放在你的住所。

我抛撒叹息

我把叹息撒向清风，
我用眼泪湿透沙土。
风啊，你如找到我兄弟，
就说我已变成一块燃尽的木头。

一泓光泉曾经流淌，
但却流干，一滴又一滴。
一束火焰曾在我心中闪亮，
但火焰已熄灭，一点又一点。

现在，我的泉水是血流不止的伤口，
血流汩汩永不停息。
我的内心在冒烟，难以扑灭，
虽是怒火中烧，在灰烬中，在鲜血里。

我赢得光明并非靠侥幸

我赢得光明并非靠侥幸，
也不是凭借作为父亲的意愿化为行动。

我是从花岗石中开掘出我的光明，
我还开掘我的心脏。

我心脏的矿脉中埋藏着一个光点——
光点并不大，但完全为我所有。
既非租赁，也非借贷，更非偷窃——
完全属于我自己。

悲痛挥舞着巨锤打来，
忍耐的岩石断裂，
飞溅的火光弄花我的眼睛，
我用诗歌将其记录。

火光从我的诗行飞向你胸前，
消失在已经点燃的火焰中。
我只有用心之血、骨之髓
交付这火焰的代价。

黄 昏 时 分

黄昏时分，请到我的窗前来
依在我身旁。用你的双臂搂着
我的脖子，你的头贴着我的头
把我抱得紧紧的。

这样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就

默默地举目远望，看着那美丽的
万道霞光。我们任凭自己的一切幻想
自由驰骋，遨游在光的海洋上。

幻想会高翔入云天，呜呜犹如
哨鸽响，也会缓缓驶向远方
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远方
绛紫色的山梁上，玫瑰色的
绚丽的海岛上，它们将默默地
扑棱着翅膀休憩。

那些遥远的海岛，是我们在梦中
看到过的崇高境界；它使我们
在天下各地都成了陌生人，
使我们的人生变成一座地狱。

那些金色的海岛，我们企盼已久，
就像人们企盼家园一样。
夜晚那满天的星辰，用闪烁的光芒
召唤我们去那里。

我们被遗弃在海岛上，
无友无伴，就像开在荒漠中的
两朵花，就像两个人
被世人遗忘，永生永世寻觅
失落在异域的什么东西。

孤独的树枝

树枝跌落在篱笆上，酣然入睡——
我也要这样睡去。
果实都已掉下来，我还管什么
我那根茎，我那躯干？

果实都已掉下来，花枝早已被忘却，
留下的只有树叶。
总有一天暴风雨肆虐，树叶也会凋落，
魂归大地。

此后，可怕的夜晚来临。
不能歇息，不能睡眠。
我在黑暗中独自挣扎，
把头往墙上撞击。

再度春暖花开。只有我
仍挂在树干上——
光秃秃的枝桠，无芽无花，
无果也无叶。

夏 日 逝 去

夏日逝去，璀璨辉煌。
一堆紫色的树叶
掉在花园里
而落日的余辉
在鲜血中颤栗。

果园空荡荡。只有孤独的人
一两个姑娘
用企盼的眼睛
看着最后一列鹳鸟的长阵
飞得越来越紧密。

心儿孤寂。很快会有雨水
把窗棂敲击：
你检查了过冬的鞋子吗？
可缝补好上衣？
把土豆拿进来，去。

论 杀 戮

可怜可怜我吧，苍天。
如果你心中有个神祇

而接近他的办法
我还没有找到，
请你就代我祈祷吧。

我已心灰意冷。
我的双唇说不出祈祷的话。
无能为力。毫无希望。
多久，多久？到底还要多久？

刽子手啊。咽喉就在这里，割吧。
像杀狗一样切断我的咽喉吧。
你有一只臂膀，一把斧头
还有建造一幢房屋的整块土地。
我们人数很少。
我的家世没有任何禁忌。
粉碎这颗头颅吧。
让被害者的鲜血——
婴儿的，老妪的，
洒到你的衬衫上
永远不要擦洗掉。

如果有什么正义
就让它出现吧。
但是，如果出现
也要在人被屠戮之后。

让他的宝座给毁掉

让天空在罪恶中萎缩
让魔鬼在污秽中度日
直到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把罪恶与污秽清除。

呼唤复仇的人啊，真该死。
连撒旦也不会复仇
仅为一个小孩的鲜血。
让鲜血穿过空寞
撕开那无底的深渊
啮噬尽黑暗
毁掉那腐败的
人间的基础。

我家的花园

离我家花园的围栏两步之遥
是我家的水井，井边有一个水筲。
　　我的心爱每逢安息日都来找我
　　我给他从井中打水解渴。

人间万物现在都已睡着
就像那水果倒挂在树枝条。
　　父亲、母亲也都入睡
　　只有我的心啊清醒难寐。

打水的筲桶把我吵醒

水呀滴呀滴，慢慢腾腾。
　　水滴亮晶晶，水滴闪金光
　　我的心爱呀，走近我身旁。

嘘！ 我发觉有什么响声
是他来了，还是小鸟低鸣？
　　最亲爱的人呀，我的情哥哥
　　这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我。

我们坐在水槽边把情话讲
手挽着手，脸庞贴着脸庞。
　　请你告诉我这个谜语的谜底：
　　为什么水罐总把水井寻觅？

既然你猜不透这个谜
也难猜透水笤为什么总哭泣？
　　从清晨到夜晚，一滴又一滴
　　水笤泪涟涟，难以停息。

那末，请再猜猜这个谜：
我的胸膛为什么日日夜夜都很压抑？
　　我母亲总说实话，她说
　　你的心呀是不是总想离开我？

我的情哥哥这样回答说：
瞧，一些情敌总是中伤我。
　　再过不到一年时光

我们就结婚吧，我的傻姑娘。

待那个最美好的日子一到
夏日炎炎似火烧火烤。
硕果累累的树枝在头上摇曳
左摆右晃祝我们有福气。

亲朋好友，老幼男女
都会赶来观看婚礼。
鼓乐齐鸣，欢声笑语
人们走来，带领我们往前走去。

只有走到这里
才把新娘的盖头布扯起。
我要把一枚金戒指，明晃晃
套在我捏着的那个手指上。

我最后宣布祝词："你啊你
上帝造就，赐给我的厚礼。"
我的情敌也会在那里聚集
心中充满绝望和妒嫉。

切尔尼科夫斯基诗五首

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Saul Tchernichovsky,1875—1943),现代希伯来文重要诗人。一八七五年八月生于沙俄统治下乌克兰的一个笃信宗教的犹太家庭。稍长去德国和瑞士求学,学成后返回俄国行医。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二年,离开苏联去欧美漫游。一九三四年移居巴勒斯坦,一九四三年十月病逝于耶路撒冷。

切尔尼科夫斯基从十四岁开始写诗,作品甚丰。他的诗作从现实生活和古希腊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主要描摹自然、歌颂爱情,讲求形式和音韵美,因有“艺术诗人”之誉。其代表作是:《美曲与祷文》(1898)、《以色列儿童诗》(1907)、《长笛》(1923)、《十四行诗集》(1925)、《民谣集》(1930)、《打谷场》(1936)、《你瞧,大地啊》(1940)、《三十三个故事》(1941)。

切尔尼科夫斯基曾将荷马、贺拉斯、莎士比亚、普希金、歌德、拜伦等诗人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

人们说世上有一片土地

人们说世上有一片土地,
终日沐浴在阳光里。

但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
哪儿又有太阳的踪迹?

人们说世上有一片土地,
有七根柱子将它支撑。
有七颗行星从那儿升起,
从山丘直升到天空。

在这片土地上
所有人的希求都会实现。
有个人一踏上这片土地,
就受到阿奇巴① 的迎见。

"祝愿您安泰,阿奇巴,
祝愿您安泰,拉比②。
那神圣的东西都在哪里?
玛喀比③ 其人又在哪里?"

阿奇巴回答来客时,
这位拉比开口譬喻:
"整个以色列是一片圣土,
而你就是玛喀比。"

---

① 阿奇巴·本·约瑟(约公元45—135年),犹太哲人,犹太教领袖。

②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③ 犹大·玛喀比,相传为古代犹太人反对异族统治的领袖,被犹太人奉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英雄。

在基利波山上*

"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

英雄们一个又一个倒在地上，
大王的号角在山上吹响。
"你累了，啊，大王。请在我盾牌下小憩。
我膂力大，我要誓死保护你。"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吹吧：鼓足干劲，你们这些战斗英雄！"

"他们拥有许多箭，但很快会用光。
你累了，啊，大王。请在我臂下稍息。"
"难道眼下是休憩、喘息的时候吗？
他们在磨砺长矛，他们的喊声震天动地。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吹吧：召唤起那些刀剑已入鞘的懒汉。

---

* 基利波山在古代为基顺河与约旦河之分水岭。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的第一个国王扫罗曾率军同入侵的非利士人在此山上激战，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扫罗的三个儿子约拿单、麦基舒亚和亚比拿达先后战死，他自己伏剑而亡。非利士人剥下扫罗的军装，割下首级，把尸体钉在城墙上。他的继任人大卫闻此作哀歌，名为《弓歌》。

“连太阳都在把愤怒的光线撒在我头上。
可知道有什么消息?”“约拿单已战死。”
“我还有两个儿子。亏得上天赐福,
我还有两个心爱的儿子可以奉献。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吹吧:把那些离散的部落召唤到一起!

“我们将站在此地,一动不动,坚如铜墙。
传令兵,有何消息?”“麦基舒亚也身亡!”
“我们在打仗,仗还要打下去。
两个儿子业已阵亡,另一个也许还会倒下去。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那些游手好闲者,让世人去嘲笑他们吧,一群渣滓!

“宁可伏身在自己的剑口,也不落在敌人手中!
传令兵,有何消息?”“亚比拿达又身亡!”
“身亡? 家国之基石仍坚定不移。
王子们的奉献已有三次。难道我们要哭泣?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难道我们以色列从此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

“吹吧,吹吧! 把号角吹得震天响,
让以色列最远的地方也听到。血啊,血流如注!
血流在基利波山上! 号角声响彻东方和西方,
响彻南方和北方,把大地的基石摇晃。
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数今天超过我们。

来吧！让我们也把那些阵亡者和牺牲者效仿！”

你瞧，大地啊

你瞧，大地啊，我们是何等挥霍：
我们秘藏在你幸福怀抱的籽种，
不是纯净晶莹的斯佩特麦粒，而是很重的麦种，
放在受惊的脚上的淡黄色大麦和燕麦粒。

你瞧，大地啊，我们是何等挥霍：
我们在你身上藏着一束束鲜花，花枝光艳照眼；
它们承受过初升旭日第一缕光线的亲吻，
将美丽同优雅的枝桠、欣悦的萼冠一起埋葬；
趁它们尚不知正午那纯洁的忧伤，
趁它们尚未看见生长之光，啜饮明日之露浆。

我们带给你我们最优秀之子，做着最纯洁之梦
　的青年，
他们身心纯洁，未受大地上浊流的沾染，
他们的年华之锦尚未织就，但将是希冀之匹。
我们拥有的不过是这些。大地啊，你可看到？

你会将它们全部藏起。让植物按时生长！
力量与荣耀的百扇大门，对人们来说，是家园的
　幻景！
它们用光辉报偿我们的人生，人生的牺牲鲜为

人知。
你瞧，大地啊，我们是何等挥霍。

我　相　信

嘲笑吧，嘲笑一切梦想，
　　我把看到的都要告诉你。
嘲笑吧，我仍信任人，
　　因为我仍信任你。

我的灵魂仍向往自由，
　　自由没有被倒卖和出售。
我仍相信人的命运，
　　相信人的精神，强烈而无畏。

人的精神会打破沉重的枷锁，
　　把人高高举过头顶；
有工作就不会担心饥馑，自由
　　会给灵魂带来日用面包。

我仍相信友谊会长存，
　　相信我会找到知心。
那颗心与我怀有同样的期望，
　　我可向它诉说喜悦与悲伤。

我仍相信那个时刻会来到，

虽然它来得晚了。
各民族和平相聚又相迎，
毫无畏惧地共享幸福。

我的同胞那时将繁荣兴旺，
形成这样一个民族：
在挣脱枷锁之后，
它将直接看到自由。

它生活、施爱、劳作、奋斗，
它营造真正的生活，
那是一座充满光明的人间天堂，
那里没有奴役和束缚。

未来的诗人醒来会放歌，
用高亢而洪亮的声音，
从我的坟上采撷鲜花，
他们会站起来戴上新编的花冠。

兀鹰，你山中的兀鹰

兀鹰！你山中的兀鹰，你山中的兀鹰在飞翔！
轻盈、徐缓，一时间好像只是在飘动，
飘动、遨游在蔚蓝的海面上，伴着响彻天宇的赞歌，
悠悠、默默地穿行在灼热的天光之中。

兀鹰！ 你山中的兀鹰，你山中的兀鹰在飞翔！
身段坚挺，两脚不动，羽毛乌黑，双翅阔大；
紧张得就像离弦的箭，兀鹰飞了一圈又一圈，
从高空搜寻着地面和缝隙中猎物的踪迹。

兀鹰！ 你山中的兀鹰，你山中的兀鹰在飞翔！
飞过来，飞过去，变魔术一般，双翅连弯都不弯，
一忽儿凝然不动，一忽儿全身的羽翼抖动，
突然又一阵颤栗，你就直攀云天。

兀鹰！ 你山中的兀鹰，你山中的兀鹰在飞翔！
轻盈、徐缓，一时间好像只是在飘动……
好一番风景啊，你山中的兀鹰，巨大的双翅
给地面留下不祥的暗影，抚慰着上帝的山峦。

斯坦伯格诗二首

雅可夫·斯坦伯格(Yaakov Steinberg, 1887—1947),诗人、小说家。出生在乌克兰,从小在敖德萨学习希伯来文学。一九〇三年移居波兰的华沙,开始用希伯来文写诗。一九一四年移居巴勒斯坦,长期住在特拉维夫。

斯坦伯格善于运用《圣经》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诗作充满痛苦的内省。代表作品有:《讽刺诗集》(1910)、《舞蹈》(1923)、《最后的诗》(1948)。一九五七年有《斯坦伯格作品全集》出版。

夜　晚

夜晚,我在室外轻轻将我的心上人呼唤。
你闻声低下头,一头卷曲的发辫。
我讲起哀伤的寓言以掩饰内心的兴奋,
轻声询问你可知其中爱的大义微言。

你突然抖落面纱:你好似在期盼。
你直盯着我,眼睑都有点发颤。
你好似一条小鱼纵身直扑向鱼饵。
神秘的窸窣声随同鱼饵穿过海面。

晚　　读

我坐在窗前,潜心读书。
双眼摄进那些愉快的字眼,
每个字都像一道道光束。
美好的时刻在逝去,夜晚正来临。

一个火一样的身影闪现在窗口,
把明亮的光线洒在书页间。
照亮的只是书中那些残章断句,
有的像火一样燃烧,有的像灰一样毁掉。

一个破碎的想象打翻了
那令人兴奋和充满生机的一切。
一个轻柔无比的声音像远方的回声一样逝去。
我的目光仍在令人晕眩的惶惑中搜寻。

啊,傻瓜,你费心劳神又有何用?
一个令人兴奋的身影,一个不知姓名的身影,
已经黯然消失。
你那怯生生的眸子拥抱的只有虚无的阴影。

本－伊扎克诗五首

阿维拉汉·本－伊扎克(Avrahan Ben－Yitzhak, 1883—1950),生于波兰的普热梅希尔,就读于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一九一四年在耶路撒冷教师培训学院教授希伯来文和心理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维也纳和伦敦工作,后来任维也纳师范学院院长。一九三八年移居巴勒斯坦,十二年后在那里病逝。

本－伊扎克是位很认真的诗人,诗写得少,发表得更少。他生前只有十一首诗发表。人们在他去世后又发现了一些,于一九五二年结集出版。这些诗开希伯来诗歌中现代主义之先河,无韵但动听,讲究意象的运用。

我不认识我的灵魂

在这个收摘葡萄的季节,
天空中充满动感:
大地散发出光芒,
风暴驱赶着灰色的浮云
四处流散。
从墨绿色的森林中,
你的房舍孤零零地淡然而出,

用窗户把我呼唤：
在我的心中
有一个能避风雨的去处。

你坐在壁炉旁，
金色的炉火欢跳在
你那低着头的浓眉间。
火光在你的手指间流动，
火焰映照着
你那黑色丝裙的飘动。
红艳艳的苹果寂然躺在你的桌子上，
黄色的葡萄一串又一串堆在篮子里，
满屋浓郁的祝福的香气。

让森林雷鸣、咆哮吧，
那如一首动听的歌，
振响在你爱抚的角落里
那片静谧之中。
你和我，
尽管头顶上
有海浪般的喧嚣，
却像两颗珍珠
隐藏在
海床的
床面上。

我不认识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寂然无语。
瞧，我性灵的双翅在抖动。
森林也许会咆哮、雷鸣，
风儿也许会袭击林涛，
而你那颤抖的目光却盯着我。
你心中只有幸福
与满足，
尽管暴风雨在冲着我的灵魂呼叫。
听吧，林涛在嚎叫，
整个大地被唤起，
世界已把它的整个灵魂
袒露在暴风雨中的上帝面前。

幸运者是那些只播种不收割的人

幸运者是那些只播种不收割的人，
因为他们流落在远方。

幸运者是那些放荡不羁的人，
他们把青春的光华无为地奉献，
他们把荣耀在十字路口虚掷。

幸运者是那些自傲的人，
他们的自傲跨过他们灵魂的边界
在彩虹凌云后就变成十足的自卑。

幸运者是那些有自知的人，
他们自知其灵魂在沙漠中呼唤什么，
他们自知沉默在双唇上开什么花。

幸运者是他们，因为他们将被纳入人世的中心。
被包裹在忘却的衣冠中，
永远保持沉默不语。

白日将尽时

趁自己生命的红色火焰将熄，
让我们从额角摘下
用野生的树叶和凋零的玫瑰编织的节日花环，
然后向河边默默走去。

白日将尽，让我们
站在岸畔上观看
那傲然而又无人理睬的河水
在无尽的孤独中流淌。

在黄昏红色的流光中，
我们会惊异地看到一些花枝
白色的花枝
轻轻地漂荡在水面上。
在花园的角落里，
是粗心人将它们丢弃，

时在中午。

暴风雨之夜

夜晚，暴风雨横扫昏黑的大地，
摔打着湿漉漉、枝叶繁茂的林木的生机，
温暖着大地的鼻息，
剥光河流，剥得赤条条的，
驱尽轻霭薄雾。

在这样一个夜晚，
暴风雨喘着粗气逼近你的墙垣，
突然转身奔向森林，
然后又轻声呼啸着折回，
破门而入，冲进你的楼阁。
它似哭似笑，
把你从梦乡火热的臂膀中吵醒。
它挟着寒气飞驰，拂过你温热的额角，
它嚎叫着一往无前。

你躺着，身子沉重，茫然若失，
内心焦灼无比。
你凝神倾听，两眼圆睁，
最后堕入夜色中。

又一个黎明来临，

黎明脸色苍白，
两眼迷惑地凝视着人世。
你怀着忧伤的期盼迎上前去，
你浑身发抖，
因为你尚不知——
春天在昨晚已经来临，
伴随着那场暴风骤雨。

孤独的人们说

今天带给明天一个闪烁的太阳，
一个夜晚把另一个夜晚哀悼。
一个又一个夏天汇聚在落叶中，
世界总是把哀恸的歌儿吟唱。

我们明天会死去，不再把话讲：
一天开始，我们会吃个闭门羹。
兴高采烈之时，是上帝把我们拉到一起，
但担心有亵渎之嫌，他又会忏悔。

今天给明天托起一个火热的太阳，
夜晚又撒下满天星斗。
一些孤独的人屏息不再歌唱，
我们分手时踏上七条路，回家的路却只有一条。

沃杰尔诗十二首

戴维·沃杰尔(David Vogel, 1891—1944?),诗人、小说家。出生在俄国,后移居波兰、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维也纳被捕,开始写诗。一九二九年移居巴勒斯坦,开始写小说。后又移居柏林和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被法国当局关押。一九四四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发现他是犹太人,又被关到集中营。从此,他杳无音讯,可能死在了集中营里。

沃杰尔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小说,代表作有《在疗养院》(1928)、《婚后生活》(1929)、《面向大海》(1932)。他的第一本诗集《昏暗的大门前》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第二本《走向沉默》出版于一九八三年。这些诗作大多表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犹太人的困苦生活与精神苦闷,显然都打着诗人旅欧生活的烙印。

我的马儿慢慢爬

我的马儿慢慢地
爬上山坡,
夜色把我们和万物
罩进一口大黑锅。

我的马车不时沉重地嘎嘎叫，
好像载着死尸几千坨。

我要把一曲无声的歌
送上夜海之波，
然后传到远方。

我的马儿听着，
慢慢地爬着坡。

一个静谧的夜晚

一个静谧的夜晚
将流进窗户
溢满房间。

在一堆怪影下边，
伴着黑色的沉默
我将躺下
而我的心儿将作痛
作痛。

从远方传来
一把孤号吹起美妙的音调
向我诉说我的童年。

我那遥远的、已被忘却的
村庄
轻轻走近我的床边
躺在我的脚下。

在一堆怪影下边，
伴着黑色的沉默
我将躺下
而我的心儿将作痛
作痛。

在　家　里

在家里
花园仍寂然独立
一如往昔。
日照中天，花木困倦
低下头去。

母鸡都被屠宰
或被肢解，
鸡仔已经逃离。

我身躯高大的母亲头发斑白
或已死去。

可是，每个夜晚仍在来临
向大地俯首，
秘密地，爱抚地，
一如往昔。

孩子们日尽玩累
就地睡去。

而我却杳无踪迹。

秋日就要萌动

秋日就要萌动。
他将用苍白、颤抖的手
从你沉睡的村庄
慢慢剥下那身黑衣。

在你的白房子前面
那棵光秃的酸橙树仍在伫立
伤心地摇曳。

我会冲破夜色归来，
温柔地向她鞠一躬，说：
“代我向你家主妇致意。”

但是，你

仍然轻轻地睡在你的卧榻里。

你坐在我身旁

你在这里坐在我身旁，
我们的身影比我们自己长。

蜡烛已熄灭。
幸福来复去。

我们的心令我们神伤，
我们难过地坐着
就像受过严惩的孩子。

你在这里坐在我身旁，
我们的身影比我们自己长。

夏日的夜晚

夏日的夜晚
蓝色的雾霭
不时从溪流上
蒸腾而起
颤抖地弥漫在
夜色的轻声细语中。

风有时沾上那些雾霭
用浓烈的香水气味
轻抚我们的鼻息。

在林地的边缘
一些年轻女郎独自坐着
头发蓬松地倒垂
流着甜蜜的眼泪
徒然而泣。

我也想去，
诡秘地，踏着夏夜的步履
心怀隐秘的思绪
不为人察觉地
徒然颤栗。

用轻柔的手指

用那轻柔的手指
在夜晚黑色的乐器上
落雨轻轻地
弹奏着哀伤的乐曲。

我们坐在黑暗中
每人都在他自己的家里

（孩子们已经入睡）
静心倾听着落雨
讲述我们的心酸事。

我们再也无话可说。
我们的双脚终日劳碌
沉重得已经抬不起。
再也跳不动舞了，
双脚已毫无力气。

我看见我父亲

我看见我父亲
淹死在时光的激流中。
他那苍白无力的手最后拍打一下
就消失在远方——
他走了。

我仍独自
在岸边漫步。
我仍是个孩子，
双腿干瘦无力，
但却长大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变成我的父亲，
淹没过他的所有波涛

都向我身上打来
使得我灵魂麻木。

我自认为可亲的一切人
都已经走向荒蛮之地。
我虽能伸出援救之手，
但已无人接受。

我将心安理得地休憩
在黑夜的摇篮中，
上有天穹相护，
天穹上镶满银光。

最后一辆孤独的马车

最后一辆孤独的马车即将离去。
让我们上车走吧，
因为车不等人。

我见过一些年轻女郎轻轻登车而去。
她们面带忧伤，
看上去羞愧交加
就像那紫色的落日余辉。

脸蛋又圆又粉的儿童
径直走上车去

因为有人把他们召唤。

我也曾看到一些男子
高视阔步，径直穿过人世的街衢。
他们睁大双眼
滴溜溜四处察看。
他们也安然登车
然后离去。

我们是最后一批乘客。
时间已近黄昏。
最后一辆孤独的马车即将离去。
让我们也默默登车
然后离去，
因为车不等人。

不要害怕，孩子

不要害怕，孩子。
那不过是两只耗子
从桌子跳向椅子。
耗子比你个儿小，
不会把你吃掉的。

不要害怕，孩子。
那只是落雨的手指

哨哨地敲打窗子。
我们不会让它进屋。

偎依在我怀里吧，
我是你的妈妈。
黑夜将把我们藏起，
谁也不会找到我们。

秋　夜

秋天的夜晚
一片不显眼的叶子
从树上落下来
默默地躺在地上。

鱼儿跃出水面
哨地一声
在黑暗中回响。

几匹不显眼的马
发出微弱的嘶鸣
消失在黑暗的远方。

所有这一切
疲惫的旅人都已听到，
他浑身颤抖。

几 千 具 黑 棺

几千具黑棺
空空地停放在
地球的表面。

黑棺旁边，
一些无腿的老头
伸出他们
又长又细的双手。

小心翼翼的人们
守候在家里
生活在自己心中。

夜晚
一个又长又细的手指
伸向窗户
神秘地叩击。

雷切尔诗六首

雷切尔·布卢沃斯坦(Rachel Bluwstein, 1890—1931),生于俄国。一九〇九年移居巴勒斯坦,在女子农业学校任教。一九一四年前去法国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回到俄国当教师,不久传染上肺病。一九一九年又回到巴勒斯坦,因病不能工作就四处流浪,后定居并病逝在特拉维夫。

雷切尔的诗作大多在她病逝前六年以"雷切尔"的名字发表。主要作品有:《再生》(1927)、《翻越》(1930)、《尼沃》(1932)、《诗作集》(1932)。这些诗作音韵优美、语言简洁、感情丰富,独成一格。她被称为现代希伯来诗歌奠基人之一。

也许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也许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里

站在装满稼禾的大车顶上
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在基内雷特[①] 平静、湛蓝的湖水中。
啊，我的基内雷特湖啊，
你是否仍在那里，抑或我只是做梦？

我的白皮诗集

我嘶叫，绝望而痛苦，
在那悲痛与失意的时刻，
嘶叫变成一条漂亮的语言项链
挂在我的白皮诗集上。

没有向友人透露的隐秘
终于都透露，
用火漆封在我心中的话语
终于都大白于世。

一颗心的悲痛
本来都沉在下边，
现在，人人
都可平静地触摸。

---

① 基内雷特湖，又称太巴列湖或加利利海。诗人曾在那里的集体农庄工作。

我只知道怎样述说自己

我只知道怎样述说自己。
我的天地与蚂蚁窝无异；
我的行装于我简直是个负担，
我羸弱的腰背已不堪其沉重。

就像蚂蚁从地面爬上树梢，
我走路很吃力，充满苦痛。
巨人嘲弄地伸手把我拦阻，
他们的恶作剧把人戏弄。

我走过的一切路都很曲折，沾满泪水，
因为有一只巨手总令我畏惧。
远方的灯塔啊，你欺骗了我，
你为何把我召唤呀，不可思议的土地？

他 的 妻

她转身直呼他的名字，
声音一如往昔。
我怎敢担保自己的声音
不泄露自己的心迹？

街上的灯火如同白昼，
她偎依着走在他身旁。
我在黑暗的夜色下
却必须躲藏。

她手上戴的金戒指
熠熠闪光。
我身上戴的铁镣
很沉重，沉重得异乎寻常。

在我的花园里

我把你栽在我的花园里，
栽在这个最隐秘之处——我的心房。
你的根须和枝条四处延伸，
抚摸着我身上每个地方。

从日出到傍晚
我心中从无平静与安宁，
因为你在那里唱着赞美诗
犹如千鸟齐鸣。

致我的祖国

我并未歌唱过我的祖国，

我并未赞美过它的名字,
为它在战场上赢得的
胜利或光荣。

它不过是一棵树——
我用双手栽在平静的约旦河水旁;
它不过是一条小路——
我用双脚在田野上踏出。

确实非常可怜——
我了解这一点,祖国。
确实非常可怜
你女儿所做的奉献:

只不过是一声兴奋的叫喊
在那晨曦初露的时刻;
只不过是几滴暗淌的眼泪
为你所遭受的痛楚。

格林伯格诗三首

尤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eenberg, 1896—1981),生在波兰一个犹太教虔敬派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四年移居特拉维夫,在报社当编辑。他强烈主张犹太人应有自己的家园,强调作为犹太民族语言的希伯来语的复兴,警告犹太人面临空前的灾难。这一切都成为他的诗作表达的主题。

格林伯格的主要作品有:《严重威胁和月亮》(1925)、《男子气在增加》(1926)、《军团幻景》(1928)、《家犬》(1929)、《起诉与信仰书》(1937)、《河之街》(1951)、《人世间,时光间》(1979)。在这些作品中,他用华丽的词藻、充满激情的手法倾诉其所爱、所恨、所喜、所忧,极富神秘色彩。他被称为"杰出的现代希伯来诗人"。

每个人都像我自己

我走进此邦就像走进熔炉,给吞噬人的烈焰又加一把火,
给希伯来命运的利刃再送上一具尸体。
在一个黄昏的时刻,我置身于以色列国
就像置身于一个伤口的深处。
我感到异常痛苦。但要跳出去

我却不想通过那同一个伤口!

有个人走遍世界,庆幸找到精美的水果;
我像他一样庆幸,庆幸的却是自己的痛苦。
我有时抬头瞥一眼那美丽的犹太天穹,
天穹之美属于天国;但天下地上却没有天国,
在我脚下只有荒瘠、沙漠和无情的悲伤。
在一个黄昏的时刻,我来到海边假装谛听,
听见海中的鱼儿都张开嘴巴,
都用人的语言对我诉说,
诉说那深沉的孤儿感受。

弥赛亚[1] 还没有莅临。

沉默的殉难者

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圣洁的母亲
总是对我圣洁的父亲说:
我生这个儿子的时候,恰巧月光临窗,
孩子立刻睁开双眼,看着月亮;
月华从此至今一直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月亮从此一直出现在他的诗行。

父亲心怀强烈难抑的企盼,

① 犹太人期待的救世主。

但流浪的大车[①] 没有在企盼的时刻
停在他的房前。
他因此学会了沉默和歌唱，
用眼睛爱上飞鸟的翅膀。
“它们想飞时，就振翅飞去……如此而已。”

而我母亲……流浪的大车总由她的企盼来驾驭：
她凭心跳就知道如何行走，
双脚踏着海浪。
踏着月光在海浪上铺成的小路，
她向锡安山[②] 中我这个儿子走来。
但她没有发现我正坐在岸边等她，
她又沿着月光在海上铺成的小路回返：
在海浪的冲击下，
她艰难地行走，头如火烧。

现在，我的父母都已成为沉默的殉难者。
波光粼粼的海上有一条月光铺成的小路；
他们的独生子
仍活在
这个世界上。

---

① 传说中，一个犹太人因嘲弄和羞辱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遭到天谴而永远流浪。

② 位于耶路撒冷市郊，在《圣经》和希伯来诗文中成为圣城耶路撒冷的代称。

在他们的犁铧下

积雪又已消融，
凶手现在变成农夫。
他们出门去犁地，
那些地就是我的坟茔。
假如他们的犁铧
碰上我的一块尸骨，
他们当不会吃惊。他们会把我认出。

春光又返回大地：
球茎生根，丁香花开，禽鸟齐鸣，
牧人躺在闪光的小溪旁。
犹太人再也不必到处流浪——
再没有人流落客栈，戴着祈祷的围巾和小帽，
再没有人流落商店，流落在火车上，
再没有人流落市场，流落在犹太教堂。
他们都躺在他们的犁铧下。
果实从未像现在这般红艳，
因为犹太人已不复存在。

犹太人没有圣钟呼唤上帝。
基督徒有上天保佑，在天界有圣钟高挂！
听吧，他们尊崇上帝的钟声传遍大地，
而所有犹太人却置身在犁铧之下。

赞美拥有沉钟的基督徒吧，
叮咚！

施隆斯基诗三首

阿弗拉汉姆·施隆斯基(Avraham Shlonsky, 1900—1973),生于乌克兰。他深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于一九二二年移居巴勒斯坦,起初务农。后来,他从事新闻、编辑和文学翻译。他把莎士比亚和俄国古典作家的不少作品译成希伯来文。

施隆斯基在诗歌创作上善于处理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被称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希伯来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苦痛》(1924)、《致父母》(1927)、《这些天》(1930)、《空虚石》(1934)、《崩溃与和解诗集》(1938)、《镶宝石》(1960)、《长廊诗集》(1968)。一九七三年他的十卷本全集出版。

给我穿上衣服吧,妈妈

给我穿上衣服吧,亲爱的妈妈,
穿上一件漂亮的带条的上衣。
待到黎明时分,
带着我去干活。

我的土地披着阳光,犹如裹着祈祷披肩。
房屋疏落有致,就像祈祷时的额带。

我们铺的道路延伸开去，
就像护符上的皮带。

一座优雅的城市为其创造者祈祷。
在城市的所有修建者之中
你可把你的儿子阿弗拉汉姆算上，
他是以色列的诗人兼拯救者。①

傍晚，父亲将在劳作后归来
高兴地低声祈祷：
阿弗拉汉姆，我最亲爱的儿子，
皮肉、筋骨，安然无恙，
哈利路亚②！

给我穿上衣服吧，亲爱的妈妈，
穿上一件漂亮的带条的上衣。
待到黎明时分，
带着我去干活。

三 个 老 妪

在那昏暗的夜晚，
在那座白房子旁边，

---

① 诗人阿弗拉汉姆·施隆斯基在此自喻。

② 犹太教欢呼用语，意为“赞美主”。

坐着三个老妪，
眼睛直盯着前面。
四周一片宁静，
老鹰好像突然凝冻，停止盘旋。
三个老妪坐在房子旁边。

有人默默地
在她们头顶上
编织一个老式的蓝色绒帽，
一束金色的丝绒散在地面。
三个老妪救起一个孩子，
那是在突然之间。

三个老妪惊醒后长叹：
“可怜的东西，一个孤儿，也许……”
她们然后走过去，
抚摸起他的小脸。
孩子抬头一看，
哇地一声泪流满面。

此后，黑夜降临，
像一个令人迷惑的孩子。
三个老妪悄然走开，
走进白房子。
周围于是一片宁静。
只有一种屈辱感仍像老鹰一样
在房子旁边空无一人的木凳上空盘旋。

一位公民关于其住区的论文

我家的住宅楼有五层，
所有窗子都相对而开，
就像一面镜子中的不同面孔。

七十条公共汽车线穿过我住的小镇，
每辆车上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体臭。
车来车往，
车往车来，
车子开到大都会，
好像那里的人就不会无聊得要死，
岂知大都会正在我的住区。

我的住区虽然很小，
但像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样，
这里也有生和死，
也有生与死之间的东西，
甚至有熟练地玩套圈的婴儿，
还有三家电影院。
假如我自己家中还不够寂寥，
我也许就去电影院了。

我家的住宅楼有五层，

但对于从对面窗户跳楼的女子来说，
三层已经足够。

伦斯基诗二首

哈伊姆·伦斯基(Haim Lenski, 1905—1942?),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贫苦家庭。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列宁格勒定居,在一个金属加工厂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因用希伯来文写诗而被捕,发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在那里继续写诗,并设法寄到巴勒斯坦发表。从劳动营出来,他回到列宁格勒,不久再次被捕,又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很可能就死在那里。

伦斯基的诗作大多描绘西伯利亚的景色和劳动营中的生活,分别结集为《劈断的树枝》和《莱特河那边》出版。

白天变成傍晚

白天在湖面变成傍晚,
鱼沉湖底睡去水浪不翻。
禽鸟在灌木丛中不再啁啾,
沙沙的激流显得郁郁寡欢。

那是什么声音的回响在抱怨?
那是谁的声音回荡在苇叶摇曳的芦甸?
岸畔萧瑟,这些平原无人涉足,

打从开天辟地的那一天。

关于那些无言表述的渴望,
关于很久以前谁家的太阳落坡那些天,
关于禽鸟成群迁徙的问题——
灯心草向下边的湖水悄声絮谈。

磨　　坊

马蹄嘚嘚响,马掌闪金光。
哥萨克首领对他的部下说:
“磨坊主是个犹太佬!”
哥萨克们跳下战马。
他们进磨坊时穿的是黑靴子,
离开时靴子却变成红色。

马蹄嘚嘚响,马掌闪金光。
一个年轻红军战士说:
“寻个开心,我进去看看老爹。”
他随即跳下战马。
他进磨坊时天大亮,
他离开时天漆黑。

马蹄嘚嘚响,马掌闪金光。
战士拨马而回,
回到营房,回到战旗旁。

这时一阵风吹来，
吹散他外衣上沾的面粉，
吹散他头发上沾的面粉，
他的头发再也不是黑的了。

奥尔特曼诗十首

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 1910—1970),生于华沙,一九二五年移居特拉维夫。农业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同时写诗、编剧。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利用诗歌形式为报纸写专栏,对社会舆论产生很大影响。

奥尔特曼的诗作有两个明显特点:他的倍受推崇的讽刺诗反映犹太人的政治愿望及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他的爱情诗反映普通人罗曼蒂克式的苦闷。他写诗重视意象、韵律和形式美,被称为“希伯来诗歌中先锋派的领袖”。其代表作有:《外界星辰》(1938)、《穷人的欢悦》(1941)、《第七栏》(卷一,1948;卷二,1954)、《鸽子城》(1957)、《友情欢歌集》(1958)、《十兄弟诗》(1961)、《夏庆》(1965)、《银盘》(1974)。

奥尔特曼曾将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的许多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出版。他自己还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

银　　盘

大地缄默无语
天空发红的眼睛缓慢地
给烟腾腾的边界罩上一层薄雾

一个民族屹立着
用破碎的心呼吸
准备接受一个奇迹
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

他们准备迎接这一事件
面对一轮满月
黎明尚未到来
就穿上节日的盛装
心怀畏惧——
突然从雾中出现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
缓缓走来
朝着这个民族

身着便装，腰扎皮带
足蹬沉重的鞋子
他们缓慢地爬上小路
默默无语
他们没有改变
没有用水滴抹去
白天劳碌的残迹
夜晚熊熊的烈焰

极端疲劳
流淌着
希伯来青春的露滴

这两个沉静的人仍在接近
站着一动不动
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是活着还是被打死

后来，泪流满面、神情惶惑的
人们问：
你们是什么人？
那两个沉默的人答道：
“我们是银盘
盘上托着
犹太人的家园”

他们说完
就倒在地上
幻化成一片阴影
印在人们的脚下
其余的事情
将在以色列历史中讲述

第三位母亲

几位母亲在歌唱，几位母亲在唱歌。
一阵沉雷砰然打来。
谁都沉默不语。
只见带着红须的灯盏一排又一排

行进在空荡荡的街头。

秋天病入膏肓，疲惫而忧伤的秋天。
雨水连绵不断。
窗子里没有点蜡烛，世界上没有灯光，
只有三位母亲
在歌唱。

我听到一位母亲说：
“他昨天还在这里。
我要亲吻他的每个指甲和手指。
我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看到一艘高大的船只，
看到我儿子悬挂在桅杆上。”

第二位母亲说：
“我儿子个高、沉静。
我在为亲人缝一件节日穿的衬衣。
他正走在田野上。他很快会回到这里。
他的心上还留着一颗铅弹头。”

第三位母亲眼神惶惑不安地说：
“再没有人比他更可亲，心肠更好……
他回来时如果我看不到，
还有谁会哭泣？
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她哭着，泪水汪汪沾满睫毛。

他也许只是安息了。
他也许流落到异国他乡。
啊，上帝呀，他在踏着天国的小径，
（像行脚僧一样）一步一亲吻。

古　谣

如果你在黑暗中哭泣，
我的欢悦会化为稻草为你照亮。
如果你冻得浑身发抖，
我的床榻会为你暖身，我宁愿睡在地板上。

如果你想同大家一起跳舞，
我将为你伴奏，直到弓弦崩断。
如果你期望得到一件生日礼物，
我的生命就属于你，为你奉献。

如果你想吃面包或喝酒，
我会万死不辞为你去奔波。
我会用自己的眼睛到市场上去换取，
供你吃，供你喝。

可是，趁我不在时，即使只一次，
你竟敢同友人开怀豪饮，放浪形骸，
我就要烧毁你房顶上的木椽，
用我妒忌的烈火。

大 路 上

草场上哨儿吹铃儿响，
草地里整天是一片金黄。
绿水井绿蓟草默默无语，
我的大路一直通向远方。

树木抖落满身的露滴，
在阳光下像金属或玻璃闪亮。
我将永远不停止呼吸和凝望，
我就是死也要坚持走在大路上。

弃 儿

妈妈把我放在篱笆墙根。
我静静躺着，满脸皱纹。
我好像身在井下，仰望着她。
她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逃脱。
我好像身在井下，仰望着她。
月亮升起，像蜡烛一样照着我们。

就在同一个夜晚，天尚未破晓，
我感到时间已到，就慢慢爬起。
像一只被踢出去的球又回到脚边，

我又回到妈妈的住宅里。
我像滚回的球一样回到妈妈的住宅，
用带阴影的双手搂紧她的脖子。

在万能的上帝的眼皮底下，
她把我的手从她脖子上拽开。
夜幕再次降临，我像前一天那样又回到她身旁。
这就形成我们恪守的一条规则：
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像前一天那样回到她身旁。
每个夜晚，她都向报应和奴役屈服。

她那梦乡的大门向我敞开着。
在她的梦乡中惟独只有我一人。
打从我出生之日起，
我们的灵魂之爱就像弓一样弯曲。
我们的灵魂之爱一直是弯曲的，
永不会予人，也不会被人夺走。

正因为这样，直到最后，
上帝也没有把我从妈妈哭泣的心中弄走。
我虽被遗弃，却一直有奶吃。
我从未断奶，因而决不会离她而去。
我虽被遗弃，却一直有奶吃，
走进她的住宅，就把门锁起。

她在我的折磨下人老珠黄。
她萎靡困顿，像我一样满脸皱纹。

我用两只小手给她穿上白色的衣裙，
就像母亲打扮她活泼的孩子。
我用两只小手给她穿上白色的衣裙，
将她抬走，却没告诉她抬到何处去。

我把她放在篱笆墙根，
她沉静而警戒地躺着。
她看着我发笑，好像身处井下。
我们都知道，战斗已告终结。
她看着我发笑，好像身处井下。
月亮升起，像蜡烛一样照着我们。

夏　夜

静寂在空旷的天宇呼啸。
猫眼像尖刀一样在闪耀。
夜，深沉的夜！ 天空一片宁静。
星星像婴儿在襁褓中睡觉。

韶光漫漫。心灵之钟敲过两千。
露水像幽会一样罩住睫毛。
街灯把黑奴赶过人行道，
它金色的光鞭在闪耀。

夏风在游荡，朦胧、浮躁。
嘴唇舔着花园的肩角。

发绿的罪恶。猜忌，灯火躁动。
金银在黑夜的气泡中喧噪。

城市屹立在高山顶，饥饿地吼叫，
双眼犹如一束金色的火苗，
愤怒地蒸腾在
石柱、高耸的拱顶与塔尖之间。

纺　织　女

姑娘坐在纺锤边，
默默纺成绯红的纱线。
她给我织了一顶华贵的斗篷，
一位国王在觐见厅如是说。

姑娘坐在纺锤边，
默默纺成子夜一般黑的纱线。
她给我织了一件上断头台穿的长袍，
一个小偷在地牢中如是说。

姑娘坐在纺锤边，
默默纺成金黄的纱线。
她给我织了一件卖艺穿的衣衫，
一个走村串乡的艺人如是说。

姑娘坐在纺锤边，

默默纺成很旧的灰纱线。
她给我织了一件丧服,
一个乞丐和他的同伙如是说。

她从纺锤上取下所有的纱线,
要织最后一件长衫。
她织完就走向河边,
清洗她那冰肌玉肤。

然后她穿上自己织的长衫,
从未见过如此鲜艳。
她于是变成小偷和乞丐,
变成民间艺人和女王。

月　　亮

连一片老的风景也有萌生之时。
没有飞鸟的天空
则不会受孕,甚为生疏。
你的城市就在你窗下的月光里,
沉浸在一片蟋蟀的悲鸣中。

当你看到
道路仍在瞩望着流浪人,
月亮憩息在柏树梢头,
你会惊奇地问:

“所有这一切是否仍在？
难道我仍要悄声对它们表示迎候？”

咸水湖中的水凝望着我们。
正在扬花泛红的树木
缄默无语。
上帝呀，你那巨大玩物的伤痛
决不会从我身上根除。

为你的脸作的诗

如果没有人看见你，朋友，
你的脸就开始死去。
没有办法阻止，
没有办法挽救。
像北极熊的尖下颏那样
也在死去。
你把脸贴在枕头上，
你沿着墙任它漂动，
你把它在窗口展示，
高高地映着镶满星斗的天空。

六月的夜晚比玻璃和沉默还易打碎。
街道像蓝色的望远镜一样在凝视。
化石一样的月亮挂在城镇上空，
世界上无风也无声。

子夜的静寂守卫在广场，
在钟楼的眩晕中沉寂无声。
准备好向它冰冷的触摸让步。
朋友啊，任何喧闹无不在沉寂中消失。

你的脸抽搐着，在窗口消失，
像一个国家那样渐次被人忘记，
戴着远方梦境的面具，
沿着铺满月亮的幽径。

在你的目光仍然凝视的时候，
惊异和敬畏在你的嘴角作痛。
你受到恐怖的威胁是因为上帝，
上帝的形象映现在他那冰冷的石头砌成的世界。

哭 泣

我听到你今夜在枕上哭泣，
啊，为罪恶与绞杀而痛哭。
我今夜站在你窗下挨冷受冻，
隔着玻璃与你一起痛哭。

我看到你确实感到十分羞耻，
你的双臂青紫，没有力气。
我的幽灵在隐伏处战栗，

我的筋骨翱翔着向你飞去。

你为罪恶而痛哭，我的女儿。
你为贫穷和困顿而哭，痛苦万状。
你看不见我，但却抬起双眼，
双眼像玻璃那样清澈明亮。

你这时发觉：时为夜晚，万籁俱寂。
只有我的灵魂在谛听在战栗。
你的哭声传来，只有将我折磨，
只有将我一人吞噬而已。

我闻声会突然颤抖，像失落的灵魂，
我会怀着盲人的恐惧被席卷而去，
只要你的声音从四方把我呼唤，
像一个年轻人把盲人引上歧途逆旅。

你蒙上脸。但你没有停止哭泣。
你眼泪里尽是夜色，像鸽血一样殷红。
黑暗把你束缚，疏远令你痛苦，
一直到忘却，化为乌有，失去理性。

你把头藏起。你撕着枕头。
你的眼泪好像在我脸上横流。
把那些羞辱你的人带到窗前来挨冻吧，
让我用手指甲扼住他们的咽喉。

我忍受过我苦难中最大的痛苦，
而今却忍受不了你的痛哭。
你已经在我房中！ 你就在我房中！
你在那里，犹如在罪恶中独处！

亲爱的，把我们隔开的窗玻璃变得幽暗。
我想打破这幽暗，但勇气不够。
你在你哭泣的枕头上睡着了。
嘘！ 只有在我的骨子里，复仇之火在涌动。

戈德堡诗四首

利厄·戈德堡(Leah Goldberg, 1911—1970),生于德国的柯尼斯堡,在立陶宛度过童年,在波恩大学获闪语言博士学位。一九三五年移居巴勒斯坦,同现代希伯来诗人阿弗拉汉姆·施隆斯基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译介俄罗斯诗歌。一九五二年,受聘组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比较文学系,并任系主任,直到去世。

戈德堡是杰出的现代希伯来女作家。除写诗外,她还写童话、剧评,并翻译彼特拉克、但丁、里尔克、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

戈德堡从学生时期就开始用希伯来文写诗,一生有八部诗集出版。她虽是现代派诗歌运动的一员,却坚持用传统的形式创作。她不写政治诗,创作的题材大多为自然、爱情、童年、生与死。她的诗风以简约明快著称,经常以口头语言入诗。

从我妈妈家

我妈妈的妈妈逝世在
她生命的春天。而她的女儿
不记得她的容颜。她的形象
铭刻在我外祖父的心田,
但却从形象的世界中抹掉了

从她去世那一天。

只有她的镜子仍存，而随着时间的流失
在银制的框子中越来越深陷。
而我，她脸色苍白的外孙女，长得并不像她，
今天只有凝视着镜子；镜子犹如一个水池，
将它的珍宝
藏在水的下面。

在我面孔后面深远深远的地方，
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郎，
粉红色的双颊，面带微笑，
头戴假发。
她正在把耳环戴在耳垂上。
穿过耳垂白嫩的肉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孔眼。

在我面孔后面深远深远的地方，
闪耀着她双目明亮的金光。
镜子发扬着
家族的传统：
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浪　　子

一　路　上

路边的石头当时说,
“你的脚步是多么沉重。”
石头还说,“你现在是否
该返回你已遗忘的家中?”

路边的灌木当时说,
“你高大的身躯弯得太低。”
灌木还说,“你怎能到达那里,
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

路边的路标当时
轻蔑地喊叫:“乡下佬!”
然后,路边的路标
像荆棘一样刺了他一刀。

“你双唇很干,”泉水叫道,
从那不远的路边。
他跪下喝起泉水,
眼儿汪汪泪涟涟。

二　家　中

“我已把他遗忘，”妹妹说。
弟弟说，“我也记不起他。”
“我决不饶恕他，”爸爸说。
新娘说，“我宽恕一切。”
妈妈默默地透过百叶窗窥见：
路漫漫呀弯又长。

“起风了，”妹妹说。
弟弟说，“啊，听，下雨啦。”
“门已上锁，”年轻的新娘说。
爸爸说，“任谁也不准再开门。”
妈妈默默地踱来踱去：
上帝啊，风刮得好冷啊。

“家中就我们五人了，”妹妹说。
弟弟说，“大家坐下吃饭吧。”
“来吧，”新娘说，“桌子摆好啦。”
爸爸说，“我来给你们斟酒。”
妈妈默默地低下头
把安息日的面包分成五份。

妹妹像耗子一样吃着面包屑。
弟弟把面包泡了又泡。
新娘把这种家庭主食烤一烤。

爸爸吃着面包叹气了。
妈妈站起身，拉开锁链，
打开门，任风吹雨飘。

三　悔　悟

“我并非无罪，双手也不是无可指责，
但我的心绝不反悔。”
他跪倒在门槛上，
躺在地下，不愿站起。

“我已有七次证实自己无错，
也有七次辱没了自己的名声。
今有上天作证，
我总是有过错。

“上天可以作证，
罪恶同我密切攸关，
我仍有点不忠，
因为我是个浪子。”

妹妹站在大门口，
一边哭一边低下头；
新娘站在大门外，
像为死人一样绞着双手。

弟弟仍在他房间里，

因为他不知该说什么。
他从幽暗的房间窥视
他哥哥躺着的地方。

妈妈扬起脸颊，
脸颊像阳光一样闪亮：
“不管是坏还是好，
我的儿，你总算回来了。

“你爸爸绝不会饶恕你，
因为你选择的是绝路一条。
可是，站起来，接受你爸爸
爱抚与恼怒交织的祝福吧。”

观　蜜　蜂

一

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方形窗子里，
在窗子的方格玻璃上，
从窗外可看到一只蜜蜂的暗影。
她的翅膀却几乎看不到。

蜜蜂头朝下，躯体细小，
六条腿很细，赤裸裸暴露无遗。
带着一种不祥的威胁，

蜜蜂爬来爬去。

我们将怎样用歌声赞美她!
我们怎样歌唱,又唱什么?
一个小男孩会走来说:
“女王才赤身裸体。”

二

她是阳光下一片飘落的金叶,
她是花丛中一滴深色的蜂蜜,
她是繁星中的一颗露滴——
可现在,她却只是个影子。

她是嗡嗡乱叫的群蜂之歌的一句歌词,
她是从慵懒的燥热中传来的一个活跃意志的信息,
她是灰色的黄昏中出现的一道闪光——
可现在,她却只是个影子。

三

你的蜜? 谁会记得你的蜜?①
蜜在那边,那遥远的蜂巢里。
现在,在明亮的玻璃窗棂上,

---

① 有个希伯来谚语说:有人告诉蜜蜂,“我既不需要你的蜜,也不需要你的刺。”

你的躯体，你的头——你全身都是刺，
都是无为的仇恨，悲惨而盲目。
恐惧会杀人。
千万要留意！

祷　　文

教会我祝福并感谢你，
为那凋零的树叶和成熟的果实，
为自由观看、感觉、呼吸，
为自由求知、希冀、失足。

教会我祝福并唱赞美诗，
既然你的时间每天都更新，
但愿我的今天不像昨日，
决不、决不墨守成规。

巴特－米里亚姆诗二首

约赫维德·巴特－米里亚姆(Yocheved Bat－Miriam, 1901—1980),生于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教虔敬教派家庭,后在敖德萨和莫斯科上大学,接受现代教育。一九二九年移居巴勒斯坦。

巴特－米里亚姆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创作诗歌,深受俄国象征派作家的影响。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这位女诗人最活跃的创作时期。一九四八年儿子战死后,她就再也不写诗了。

巴特－米里亚姆的早期诗作《从远方》(1929)是一本浪漫抒情诗集。后来的诗作,《会商》、《俄罗斯之歌》受到俄国象征派作家影响,富于形象,趋于晦涩;《来自地平线的形象》、《犹太隔离区之歌》是对她远离的那个世界的回忆;《以色列的国土》则是反映巴勒斯坦严酷的现实生活。

双腿又细又长的小鸟

有一只小鸟的双腿又细又长,
羽毛长得柔软而漂亮,
好像用金丝彩线绣成,
最珍贵的礼物我家中藏。

双翼好比林间夕照，
两眼闪着墨绿的光亮。
凝视光华四射肉眼难见的天宇，
它像囚徒在远方穿着华丽的衣装。

单调、沉郁的隆隆声响起，
预示着成灾的大雨从天而降。
奇草异木沙沙作响，
风雨交加冲击我的屋梁。

我的心脏咚咚地跳动，
掩藏着长久未有实现的期望，
就像对一个遥远家园的记忆，
悲叹、气恼、迷惘。

我的房间四壁耸立，
没有一堵墙能单独把天花板支撑上。
抬头仰望那满天星斗，
我的脸如明灯般闪光、摇晃。

她们坐着

她们坐着，安详地坐着，几位古代老妪
坐在催人欲睡的犹太教堂的门廊上，
犹如坐在事实与虚幻之间界限不清的岸畔，

在不断消退的雾霭中一动不动地凝望。

她们低头拥坐，沉默不语，神色悲伤，
坐在仅有的一片光亮里，光亮黯然消失不见，
她们的身影好像被拉长，向前走啊走，
借着最后一道神秘的光线。

祈祷的书本冲着倾斜的地平线打开，
真心实意地想看到并预言
一个梦中世界的美丽壮观之景
就在那些字母与符号的空当之处出现。

宁静与那流动的时刻的平静
汪洋恣肆地涌向那一个彼岸，
彷徨、迷惑，清澈、滚动，
永远闪光的是一种永恒的片断。

直到最初的时日和最后的那些天
统一在仅有的一个封闭的、解不开的秘密中间。
直到从那些百年岁月揉皱的书页中
树木发芽生枝，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的伊甸园。

树荫遮在天空的垂死之上，
遮在动物、大地和草场的垂死之上，
仅有的一颗太阳在那里孤寂地闪烁着黄色的光，
就像上帝的名字的缩写一样。

耶舒伦诗四首

阿沃斯·耶舒伦(Avoth Yeshurun, 1904—1992),生于乌克兰,童年在波兰的祖父家中度过,深受犹太教虔敬教派的影响。一九二五年移居巴勒斯坦,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德国法西斯杀害。他长年在巴勒斯坦的乡村游荡,熟悉犹太和阿拉伯农民的生活。他帮人疏浚沼泽、修建房舍、采摘水果、守夜打更,也在砖厂和印刷厂当小工。晚年为文学杂志撰稿,逝世在特拉维夫。

东欧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耶舒伦诗作描写的主要对象。而希伯来文、意第绪文、波兰文、阿拉伯文和美式英文在他的诗作中交混出现,成为他诗风的一大特色。

耶舒伦的主要作品有:《论路的智慧》(1942)、《此为书名》(1970)、《叙利亚－非洲大裂谷》(1974)、《进门出门》(1981)、《同形异义词》(1985)、《休憩大师》(1990)、《我现在一无所有》(1992)。

今日前夕诗

贤人说,在叙－非裂谷① 出现时,

① 叙利亚－非洲裂谷,指南起非洲赞比西河口、北到死海的东非大裂谷,是三万年前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断层陷落带。

天国的居民尚不趋时。
每个人都埋头自己的行业。
磨光短柄斧头。劈开野兽的肠肚。

古代人类和斧头的土地。
有人需要大地上有些变革时，
他们就先使大地入睡。
此后，他们再把大地唤醒。

就像他们曾对我那样，
把我隔离，将我麻醉，
让我躺在贝林逊医院的层板和屋顶下：
"耶舒伦，给你做了手术！"
我就是这个样子。赎罪日①。

关于非洲人的诗

门嘭地一声打开。
一个士兵把一名预备役军人拽到门外。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人们拉直祈祷披肩，倾听那个士兵的故事。
与士兵同行的
是一只又一只猫，一张又一张脸。

---

① 犹太民族主要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不吃、不喝、不工作。他们都到教堂祈祷，赎回一年中自己可能犯下的罪过。

那两个预备役青年来到叙－非裂谷：
你来到我们这里是为躲避白人。
但你却想当坏蛋？
死亡对我来说可真讨厌，
因为一个非洲人就攥在你手心里。

我们有个将以撒祭献① 的问题。
你的问题，你想必也认为，也是以撒祭献。
对我们来说，那不过是父亲怜悯他的孩子。
对你们来说，那却是父亲怜悯他自已。

请不要问（选二节）

一

一位遭遗弃的女人
不愿跑到四处抱怨
说她已被人遗弃。
她将此忘记，走向丛林。
她的衣服很长，能盖住赤脚。

① 以撒是古以色列民族的先祖，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之子。其父亚伯拉罕在满一百岁时，蒙上帝赐福，得生独子以撒，异常怜爱。据《圣经》记载，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让他将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命而行，手执火与刀上路。正当他把儿子捆起来要杀时，上帝有感于他的忠诚，派使者前来制止。亚伯拉罕这时发现树林中有一只公羊，就杀掉代献为燔祭。

你看不到她的脚边。
但是，她那大脚趾露在裤脚边
就像一名渔夫潜在水下。

“谁是你的意中人，舒拉，
舒拉米斯，舒拉，
谁是你的意中人，被遗弃的女人
步履匆匆。
谁是你的意中人，勇敢的女人
你会发现
在你珍视的珠宝之外，
谁是你的意中人?”“不要说出来。”

二

我的儿，我的儿，
我把他遗弃在大街上。
我的儿，我的儿，
我走到门外
我叫喊，
我的儿，我的儿，你是我的至亲
我的儿。

我的儿离开餐馆，
许多玻璃窗熠熠闪光。
餐馆中有许多人
背靠窗坐着。

“我让父亲去说
我遭到遗弃。”

我的儿离开餐馆：
“我想喝碗菜汤。
现在他们正把汤给我拿来。
原谅我吧。”

野　　鸽

寒冷的树上落着一只鸽子。
落在苦楝树上
像被人遗忘在树上的苹果。
有一只鸽子就这样落在树上。

每当她感到冷时，她就
把尾巴梢转向南，把嘴巴尖转向北。
她饿了，不过没关系。
她闭上一只眼，睁开——又下雨。

她确实在为某件事悲叹
就像在雪中茕茕独处。
她说话吐字不清，人们也听不见。
她把话倾吐到田禾中。

她根据体内需要而摄取，

能排出多少就摄取多少。
说得更——
说得更确切些:排泄物堆到尾巴梢。

有人把一个窗子里的电源打开了。
她有点发抖。
思想像闪电。
足音似雷鸣。

对野鸽来说,巢毁后就一无所有。
只有等到生育的时候。
一旦生育,就得有个家。
生育而无家,就只有像猴子一样栖息
　在寒冷的树上。

雨水支配着树枝,
树枝早已长得像圆鼓鼓的大腿 。
叶托支配着橡树果子的沟纹,
就像美女的乳座。

我发现有人把野鸽放在我背上。
她的双腿像婴儿一样抓着,翅膀像线
　轴一样缠绕,
双腿与翅膀之间是身腰。
这只野鸽根本没人要。
这也许是另一只鸽子。天知道。

哈尔菲诗八首

阿弗拉哈姆·哈尔菲(Avraham Halfi, 1904—1980),生于波兰的罗兹市。在乌克兰长大并受教育。他学习戏剧,成为俄国的杰出演员。一九二四年,他移居巴勒斯坦,先干农活,后重操旧业,成为希伯来戏剧著名演员,被称为“希伯来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忧郁笑星”。

哈尔菲很早就开始写诗,先用俄文,后用希伯来文。他的诗作既充满存在主义的悲观情绪,又洋溢着对改善人类关系的热切追求。代表作有:《从角到角》(1939)、《可怜的我》(1951)、《雨中的无名氏》(1958)、《跨过星辰和尘土》(1962)、《在每个地方的阴凉中》(1970)、《从粪中培育的》(1974)、《黑暗时代的诗》(1984)。

都 怪 月 亮

一只猫在空房子里嚎叫。
灰泥墙在谛听。
砖头、房梁
也在谛听。
我知道这都怪月亮,

因为有一只猫在墙角嘶叫。

今晚的月亮穿着一件大黄袍；
今晚的月亮
使人感到压抑，
它好像
刚从妓女的斗室中归来，
可耻——
完全是爬行。

脚手架寂然不动，
犹如一棵倒悬的树。
脚手架，脚手架
把秘密悄悄吐露：
一个男人，一个男人
很快会走来
把他削瘦的脸挂在这里。

一个女人(谁知是姐妹还是陌生人，
倒像遨游在儿童梦中的天使)
走到这里的黑暗角落
将凝视
高高挂起的那个男人，
他穿着衣服。

采 金 人

如果大地不愿给我黄金，
我就到天上的山口去采。
从星辰到星辰无以尽数，
我将踏遍水一般的金海。

如果大地解释不了我的梦——
我的梦犹如受伤的浪荡汉，
那我就从墓中唤醒母亲的幽灵——
她的梦已将她毁灭。

我将询问阴曹地府中的母亲，
死神是否也害怕混乱，
死神是否有时也感到悲伤，
死神是否同上帝交上朋友？

死神是否只是残杀与烈火，
是否是蛆虫口中永恒的嘲弄？
死神是眼瞎、耳聋、口哑，
还是毫无头脑？

郊 区

街道上坑坑洼洼，

一条泥河面对一片雨海。
一个不安的形象——变黄的肖像。
今夜谁来写一首诗，
用那彩虹一般颜色的墨水？

郊区尽是弯弯曲曲的小巷，
直通向天涯海角。
这里有一个斜坡，仅仅是斜坡。
而梦境——不过是陶器的碎片。
但有一棵树挺立。

水被抽干。
火焰把一切烤焦。
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有一棵树——
只有在幻觉中它才会抽出翠绿的枝条。

小鸟夜晚掉下来

夜晚，小鸟从窝里掉下来，
树木在夜色中颤抖。
伟大的生命变得渺小，
哭着乞求生存。

天空也许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天空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某个人，像从窝里掉下来的小鸟，

自认为在天空找到什么东西。

哭泣因其本质而放心，
眼泪因其自身而放心。

夜晚，总是在夜晚，
可怕的暴风雨袭来，
将树枝的心脏窒息。
树枝隐约地记得它们的心脏作痛。

有人就像从窝里掉下来的小鸟，
就像一条折断的树枝。
有人不知自己是谁，自己是谁，自己是谁——
也掉下来了。

有个人讲话

有个人对他的狗讲话，
他的每句话狗都能懂，
尽管他的用词很蹩脚。
夜晚是个乞丐，
不是他囊中的星星，
也不是他名下的针线。

这是一首诗，一首哀诗，
描写宇宙中的一个人和一只狗。

我们同那些不过假期的人在一起

我们同那些不过假期的人在一起，
他们的歌声湮灭在通向太阳的路上。
太阳只会徒劳地掠过玻璃窗，
因为窗内没有休假的人。

他们的悲恸，每当坐下来掰面包，
就由神圣化为平庸。

我们同那些上帝似乎忘却的人在一起，
他们是被撵走的客人，没有床榻的游客。

每个人的肉体都被毁坏，甚至比毁坏还糟。
那就一饮而尽吧，上帝。这就是你的天地。

失　踪　者

失踪的那个人
就是我自己。
存在过的那个人
已甩掉我的鞋子
脱掉我的衣服，一只又一只袖子，
从这只袖子到另一只袖子。

我的衣兜，到处是洞，
他已当作记忆扔掉。
通过那些洞，我的建树
像水一样流失。

向我的记忆敬一杯，
用一种非叹息式的叹息，
就像昔日喝酒之时，
我坐在你们中间，
那是不久以前。

失踪的那个人
就是我自己。

起初，我们哭泣

起初，我们哭泣；
后来，哭泣变成石头。
因此，我们只记得一件事：
他已死去。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没有说风雨，没有说新发生的事，
没有说其他事情，也再没有什么好说。
无论如何，耳朵不去听。
我们沉默不语。
我们离开椅子站起来，又坐下。

站起来，又坐下。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
他不再归来。

普里尔诗五首

加布雷尔·普里尔(Gabriel Preil, 1911—　　),生于爱沙尼亚。从一九二二年起一直住在美国的纽约,用希伯来文、意第绪文和英文写作。他的诗作大多发表在以色列的文学期刊上,在以色列多次获奖,被称为"住在以色列境外而对现代以色列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位希伯来诗人"。

普里尔曾将许多美国诗人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

普里尔的诗作大多以美国为背景,描写所见所闻、所感所忆。这些短小的抒情诗,或具体或抽象,或隔膜或亲切,被称为"制造神秘的力作"。

普里尔的主要作品有:《太阳与霜冻》(1944)、《星光下的烛光》(1954)、《傍晚图》(1961)、《火焰与沉默》(1968)、《时与地》(1972)、《自我谦恭》(1980)、《荒原诗五十首》(1987)、《秋天的采集者》(1992)。

耶路撒冷:爱的阶梯

我已回到纽约。几个月来
耶路撒冷的月光把我打动。
耶路撒冷的石头告诉我美酒,

检验我的爱的色泽。

这还会延续下去
直到我达到耄耋之年。
那时出现在我心中的梦
将会像饥渴的雄狮般怒吼。

同时，母亲耶路撒冷
发出的问候
会比羊群更平和

给一个身负塔楼的儿子。

春 日 忆 秋

立陶宛的秋天再也不像个小伙子
使苹果在篮子里跳动：
秋天变得像一个农村老头
肩扛着一个空桶。

连世界上哪怕一座钟
也不再记得那一个秋天，
我当时借用某种黄昏愁
还有一杯酒
澄清了午间心上的暗影。

过去，美国的秋天或许
也肩负过一个空桶，
而现在，苹果的色彩
在篮子里欢唱，我却
再也不询问任何事情。

苦痛日夜封锁着我的大门。
每当我在明丽的光线中瞥一眼，
某种像森林一样漆黑的东西即向我袭来，
像立陶宛的秋天一样，我不再是个小伙子。

分　　别

她坐在我对面，两眼
胜过深棕色的咖啡
比我的身体还悲痛，
当我要告诉她
我了解的所有绿色的东西
确实，她没有听；
她要么陷入疏远的牢笼，
要么走在一条大街上
这条大街
与另一条根本不通。

但我发现，她的双眼霎时变绿
那是追忆一个公园在雨中祈祷的形象。

看起来，褐色峡谷中的荒凉
已经离去
巨大的星斗
一直俯视着道路
以求稍微的平静：
她的手够不到我。

小　　传

已经过去许多年
自打把我囚禁
在温室。
我的面包变馊
在我的筋骨中
长出时间的锈斑。
每种热望都变成雪片。

当我把头
撞在诗的
岩石上，
泉水就喷涌而出
芬芳甘甜。

假设不为此
我也许早就变成骑士
游逛、死亡

在一片爱的森林，
或者变成爱发怒的人
将城市和乡村
付之一炬。

感谢岩石。

一幅中国刺绣

夜色睡在
她的秀发间。
她带来一丝
轻柔的曙光，
赠给大海的礼物。

星辰之花
绽在她的脸上。
她带来一篮子
太阳——
黎明来临。

海洋和时光
都是阶梯
缘此攀登的
是神仙的
脚步。

科夫纳诗三首

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 1918—1988),生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随家人移居立陶宛,在波兰上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遭到德国法西斯迫害,化装成修女隐藏在一个修道院里。后来,他回到犹太人聚居区,成为青年游击队领导人。犹太人聚居区被德国占领后,游击队员们进入丛林,科夫纳成为"犹太复仇连"连长。大战结束后,他于一九四六年移居巴勒斯坦,成为非法移民领导人,遭到英国托管当局的监禁。获释后,他又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战后,他在一个农业基布兹[①] 定居,直至逝世。

科夫纳是小说家、政论家,更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大多反映他的两次战争经历,表现个人和民族的悲欢。代表作有:《平静的夜晚》(1947)、《离别南方》(1949)、《沙地》(1961)、《我的小妹》(1967)、《沙漠苍穹》(1970)、《观察点》(1977)、《致——》(1980)、《罗莎之歌》(1987)。

---

① 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居民点,一般从事农业,由居民们拥有(或租用)和管理。

科学家们错了

科学家们错了。
宇宙并非开创在
几十亿年前。
宇宙每天都在开创。

科学家们错误地宣称
宇宙创始于一种原始物质。
世界每天都在创造
用五花八门、毫不相同的物质。
只有把大量物质按相应比例调合
诸如有忧伤又有希望的成份
才能使它们相伴相随。
我甚感抱歉。

我不得不站起来，无限谦卑。
我不赞同专家们确认无疑的看法：
任何东西的速度都超不过光速。
我和我发光的肉体
刚才就在这里发现某种东西，
它的速度远远超过光速
并且还能折回
虽然它走的不是直线
因为宇宙是弯曲的，

因为上帝是清白无辜的。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连为一个等式,
根据定律,也许这样做还有道理:
我拒不相信
她的声音
还有我一直珍视的一切
还有确实存在而又突然丧失的一切
实际上已永远丧失。

他们在埃因哈豪雷什建房

他们在埃因哈豪雷什建房
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他们首先打好房基
然后砌墙
最后给房顶灌上钢筋混凝土。
人们也许感到奇怪,
但我仍将亲手一试,
也许就在我的晚年,
建造另一所房子。
我要首先浇灌混凝土,
按照我身体的尺寸,但没有门。
我要安上一个窗子,

* 埃因哈豪雷什是诗人晚年定居的一个农业基布兹。

(为什么人们总是最后安窗子?)
如果我没有一个大的房基
足以安放我的头,
我就从窗子里向你喊,
我心爱的。

我 的 小 妹

我的小妹高兴地坐在
她的新郎的桌子旁。
我的小妹没有哭。
她不会干那种事情。
那样人们会说三道四。

我的小妹高兴地坐在
她的新郎的桌子旁。
我的小妹心清神醒。
所有的人都在豪饮
犹太人爱喝的鸡汤。

那些死面饺子
是她婆婆包的。
大家都觉得惊奇,
纷纷品尝她婆婆做的甜食。

我的新娘小妹坐在那里。

面前放着一小碟蜂蜜。
众多的人熙来攘往!
父亲把白面包卷
拧成几股麻花。

感谢上帝,父亲四十年来总是
从同一个烤炉中取出面包。
他从来也未曾料到
整个民族会从烤炉中崛起
整个世界在上帝帮助下繁衍生息。

我的小妹独坐在桌子旁,
披着她的婚纱。
从吊唁人躲藏的地方
传来新郎说话的声音。
我们将在你不在场时摆好桌子;
婚约将刻在石头上。

吉尔博亚诗十首

艾米尔·吉尔博亚(Amir Gilboa, 1917—1984),生于波兰。一九三七年非法移居巴勒斯坦。此后的五年中,他到处游荡,先后在农业基布兹、柑桔园、采石场和筑路公司工作。一九四二年,他自愿加入英国陆军犹太人旅当汽车司机,先后在埃及、北非和意大利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随军来到荷兰和比利时,参与非法转移犹太人去巴勒斯坦的活动。一九四六年退役,但随后又参加了一九四八的以色列独立战争。战后,他在出版社当编辑,逝世于特拉维夫市。

吉尔博亚在移居巴勒斯坦前就开始写诗。早期诗作多以他的战争经历为题材,后期题材扩大。他大胆探索,勤于实验,诗作能将传统与现实、个人与民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吉尔博亚的主要作品有:《朕兆》(1942)、《七块领地》(1949)、《清晨之歌》(1953)、《蓝与红》(1963)、《睡眠者之唇写真》(1968)、《瞪羚,我要送走你》(1972)、《一切顺利》(1985)。

以　　撒*

清晨,太阳在森林中散步

---

* 以撒,见本书第 87 页注①。诗人在这里借用这个《圣经》故事隐喻东欧犹太人遭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现实。

我和爸爸相随
我的右手拉着他的左手。

一把刀子像闪电般在树木间闪光。
看到树叶上满是鲜血，
我给吓得目瞪舌结。
爸爸，爸爸，快来救救以撒，
这样，吃午饭时就不会缺人了。

遭杀害的是我呀，孩子，
我的鲜血已沾满树叶。
爸爸说着，喉咙哽咽，
脸色苍白。

我真想高声叫喊，
尽力不相信这一切。
我睁开双眼，
一梦方醒。

我右手的血已经流尽。

清　晨

有个人早晨一起床蓦然发现
自己成为一个民族
他开始走路

同所遇到的人打招呼。
从眼前人行道的裂缝中
生长出谷物，
树木清醇的香气
飘过他的头部。

露滴飘洒
山峦犹如号角无数
为给他举办婚礼
它们撑起挂着太阳的天幕。
他在山上放声大笑
几百年的坚韧
几多屈辱的战争
都俯首迎候
千年的荣耀
人未察觉就喷薄而出。
展现在他眼前的
是千年的青春
犹如一道清凉的溪流
犹如一首牧歌
犹如一条树枝。

有个人早晨一起床蓦然发现
自己成为一个民族
他开始走路
看到春回大地
就像秋天过后繁花满枝的树木。

骑 手 的 马

骑手的长矛长可触天
骑手的马以此自豪。
但我勒马傲然挺立
不用骑手
也不用长矛。
我的马没有配戴马具
狂奔在纸张、天花板和地板上。
随后，它们同我在草地上徜徉
个个都生长出翅膀。
它们既能在天空振翅飞翔
我就编首歌把它们咏唱。

出 生

雨过天晴。

雨从房顶和树梢滴下
仍在我身边作响。
我用一块蓝色的婚纱
蒙住我的头。

干得好啊，老天爷，

你的孩子落在你的雨网中。
现在，我把一片片树叶叠起
看看一片树叶如何将另一片盖住
看看一颗颗雨滴如何连结在一起。
我还要把燕子
从天上召到婚礼上来；
我要把我所有的窗户
都用花盆装点。

干得好啊，老天爷，
你的孩子落在你的雨网中。
我睁开双眼
大地辽阔
浑然一体
花梗一枝
葱绿一片！

啊，老天爷
我们是多么亲密！

瞪羚，我要送走你

瞪羚啊，我要把你送给狼群
狼群并没有出没在森林
即使在城市的人行道上
你也会逃脱它们

你充满恐惧的双眼很美丽
它们会嫉羡我看到
你的灵魂和你那可怕的花纹

我要送你投入酣战
对此我再也没份

瞪羚啊，我的心看着
你的血流洒在黎明时分

铅　　粒

灰色的瓦屋顶。
有点倾斜。
子弹从屋顶滚落
就像豆粒。
紧靠墙壁
躺着我父亲和我兄弟约书亚①。
保护着我——
我的墙垣，我的盾牌。

太阳伫立、燃烧。

---

① 据《圣经》记载，公元前十三世纪，希伯来民族领袖摩西临死前，选命儿子约书亚为其继承人。约书亚继承父亲遗志，率领民众英勇战斗，擒杀南方五王，击溃北方夏琐诸王，完成占领迦南(今巴勒斯坦)全境的事业。

阳光强烈。像公牛一样不语。
照亮中午的整个口腔
中午从梨园延伸
一直到酸苹果树构成的篱障。

那眼水井——
一个开放的子宫
吸收着铅粒。
我在清晨悄然而去
察看那深藏白银的星辰
怎样诞生。

父亲和约书亚兄弟的面孔
好像相距遥远——
一千多年前的两座雕像。

多年之后，我对此看得更清楚
在大城市的花园中
在博物馆里。

我寻求最朴素的话语

怎么办？如果有人走来说：
这是竖琴。用它给我奏一曲。

愚蠢的竖琴。琴弦和绳索。

曲中有比幸福还幸福的东西。
曲中有比悲伤更悲伤的东西。
不要把我放走。
我多么迷恋你那狂暴的话语。
狂暴的话语。狂暴的演说。
你瞧，我在祈求
你的话语径直落到我的乐谱架上。

我寻求最朴素的话语。
祝福你，我的乐谱架。

如果我有一百顶帽子

如果我头戴一百顶帽子
一百顶帽子　就有一百种颜色
一百顶帽子　就有一百种颜色和深浅
一百顶帽子　就会五彩缤纷

如果我头戴一百顶帽子
我就会去集市广场
给我清理一条去集市广场的路
我就会兴奋地把帽子挥舞

如果我头戴一百顶帽子
我就会去集市广场
每个人都会给我让开一条路

等待我把帽子挥舞

如果我头戴一百顶帽子
一百顶帽子　就会有一百种颜色和深浅
如果我有一百顶帽子　高空还有一个太阳
阳光就直接照到我头上　直接照到我面颊上

人们啊　准备高唱赞美诗
他们伟大的心脏在广场上跳动
人们的心灵在等待

等待一百顶帽子齐挥舞
等待一百种颜色和深浅齐绽开

蓝与红之歌

你好像在雪中行走。你确实在雪中行走。
狗熊向你扑来。爸爸。妈妈。宝贝儿。
你奋力奔逃。你想:我马上要摔倒。
霎时间,千万年的恐惧都袭来。

你安然无恙。几年过去了。过去了。
美丽的狗熊不在了。不在了。它们是否还会来?
今晚,我家花园中的松树枝折断了。
那些松树在流泪,在流血。

世道就是如此。我们还年轻。
我们会记忆千百年。
瞧，所有的人物都会在你窗前排好队
排成一行。谁也不远，谁也不近。

在 黑 暗 中

我把双手伸向黑暗中
手指寻觅光明
因担心无把握而颤抖。

我因此又缩回手指
紧攥在掌心中
它们随后就开始拱动
像狗崽拱着母狗的奶头；
它们的安全绝不会结束
在捏紧的拳头中。

此后，天破晓。

古里诗四首

哈伊姆·古里(Haim Gouri, 1923—　),生于特拉维夫市,后到一农业基布兹生活。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希伯来文学,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八年,在以色列和欧洲积极参加援救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三次参加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现住耶路撒冷市。他是记者、小说家,但更以诗人闻名。

古里的早期诗作多以战争为题材,表现一种团结战斗精神。但随着以色列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他后期的诗作多表现个人感受,幻灭与孤寂成为作品的基调。

古里有十一本诗集出版,主要有:《火之花,火之年》(1949)、《海豹诗》(1954)、《玻璃笼子》(1962)、《动作》(1968)、《鹰行》(1975)、《夏末》(1985)、《现金账》(1988)。

俄底修斯*

一回到故乡，他就发现一片海洋
各种鱼和海草漂游在微波细浪间，
一个太阳淡没在天边上。

错误会重犯，俄底修斯在疲惫的心中讲。
他回到靠近邻城的十字路口，
找条路回到没有水的故乡。

他像个精疲力竭的流浪者，神情恍惚，思乡心切，
来到讲一种不同希腊语的人们中间。
他离家时作为干粮带走的那些词汇早已消亡。

他起初认为，他只不过睡了许多天的觉
回到故乡，人们见到他并不惊奇
也没有目瞪口呆地盯着他。

---

* 俄底修斯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他离家去特洛伊，献木马计，使希腊攻陷特洛伊城。战后，他带着伙伴们乘船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伊塔刻，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诗人古里借用这个故事的框架，塞进希伯来传说中著名圣贤霍尼的事迹：他一觉睡下，七十年后方醒。醒后发现儿子早已死去。他回到故乡，碰到的人均很陌生。他说明自己是谁，但无人相信。他感到十分孤寂，就乞求上帝宽恕。最后，他郁郁寡欢地死去。

他靠打手势问话，他们则尽力跨过时空
把他的意思弄懂。
绯红的阳光变紫，笼罩在天边上。

大人们站起来，抓住那些围观他的孩子
把他们都拽走。
这时，一道道阳光给一座座房子涂上金色。

露来了，打在他的头上。
风来了，亲吻着他的嘴唇。
水来了，像老妪欧律克勒亚那样给他洗脚。
但它滚滚流下山坡，没有看到伤疤。[①]

过去有一只鸽子

过去有一只鸽子
从天空落到我肩头，
从未见过这么轻，
来自仁慈怜悯之城的屋顶。

我们一起和平相处
那是风在我们之间吹拂的清白时刻。
我想告诉她：

① 在《奥德赛》中，老妪欧律克勒亚是俄底修斯的保姆。俄底修斯年老归来时，她给他洗脚，凭脚上的伤疤确认以前的主人。

天真的，天真的鸽子，
你算找到了你的栖息之所。

过去有一只鸽子
落在我的肩头，
白羽毛，很亲热。

一直到我的嘴唇触到她，
一直到她的羽毛变成绯红色。

我生活在古书中

我现在生活在一本古书中。
我现在生活在正常环境中
这里向半个世界出口
桔子和悲痛。

我现在生活在一座白色的城中
这里萌生着黑色的梦。
我生活在罕见的想象
与荒诞的条件句之间。

我像一个逝去的阴影
同任何人都不同地在大街上走动，
穿行于一颗颗准备应付丧气的心儿之间，
走向总会到来的王国。

我走动在圣洁者
与相思病患者之间。
我看到男人和女人
从来世中归来。

假 日 结 束

他走了，没有说何时归来
这是个短暂的假期，你可这样说

但他确实很快就会归来
确实：那只乌鸦飞翔在此刻并非空荡荡的道路上空
那支商队在穿越内盖夫沙漠

他走了，想去死一会儿
然后从尘土中奋起，从沙漠中回家来

因为他的劳役结束，他的罪过已赎
在这无尽的沉默中

啊，我了解这些是通过空气中的不安
不安产生这些互相矛盾的谣传
(其中之一是可信的)

我了解这些是通过掠过这些死字的风

这些字刚才还什么也不知
我了解这些是通过发现他失却的这个城市

希列特诗二首

艾因·希列特(Ayin Hillet, 1926—1990),出生在以色列中部伊茨雷埃勒谷地的一个农业基布兹。早年参加地下武装组织"突击队",为反对英国托管政府和争取以色列独立而斗争。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任耶路撒冷市首席园艺师,设计并建造植物园和宗教园林。后来移居特拉维夫市,继续从事自然景观建筑工作。

希列特是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他早年的诗作"充满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情";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对现实不满与怀疑的情绪转而占了上风。他的代表诗作有:《尼斯拉》(1962)。

致苍鹰

七十虚度,
我满头覆霜。
我说,如今要走向山峦,
回到我的鹰王的身旁。

黎明,我抓起杏木手杖
支撑我的右手和我的希望。

我抛妻弃子，不要朋友，
走出家门，来到市场和陷阱旁，
暴力的烈火催我前行。

荆棘刺我的脸，沙石扎我的脚，
我在山岩中趔趄而行，不断呼号，
太阳当空照，
星星在闪耀。

我已度过七十个年华，
心灵期盼着苍鹰。

我的鞋在路上断裂，
我的爱在黄昏烧尽，
我美好的年华和功业
我的愤怒和尽情欢笑
都在身后的山谷中
在无声的豪饮和智慧中湮灭。
苍鹰在高空召唤，
我的心灵感到充实。

老兵们的话

我们若要向姑娘们讲什么，
我们就悄悄说。
我们要说的话比我们的心还有感召力。

我们的心压低声音呼喊：我们是爱的呼唤者，
白发士兵，朝气勃勃的工人，
我们是呼唤者，呼唤者，胸中有一颗心在跳跃。

姑娘们，
我们爱你们拥有的一切美，
因为我们爱美，
因为人们爱我们。

我们是被战火熏黑了手的老兵。
我们的鼻孔闻到死亡，舌头因赶路而发干。
我们呼唤爱，向你们灵魂的深处，
向你们水仙般的笑声，
向你们蓝眼睛中的忧伤，
向你们身上的没药①
这种活的大理石！

你们的美超过我们心脏的承受力。
我们比火还坚硬，犹如这片土地上的岩石。
岩石不用棍子敲就冒出泉水，
你们用魔术一点，我们就会涌出爱。
因此，姑娘们，倾听夜之宁静吧，
倾听远方的耳语声。
是的，那是我们的声音在传来，用爱将你们包围。
是的，那是我们心脏的搏动，停下来把你们欢迎。

① 没药，没药树的树脂，有通经活血、消肿止痛等作用。

姑娘们，请听夜的声音。
夜晚，那声音来自北方，
来自神山上的哨卡，
来自月光朦胧的内盖夫远处。
对你们来说，我们的心是泪水做的香烛，
对你们来说，我们的心深深沉醉在鲜花之中。
既然岩石没有使泉水干涸，
我们又怎能使我们的心灵干涸?
不能，我们没有被死神弄得失去活力，
只是有一点衰老。
我们是朝气勃勃的工人，
为建立一个家园而奋斗。

家园，
这是一个唤起你们的爱的名称，
因为在一切流血结束后需要回到一个门槛。
我们将带着尸骨或没有尸骨回到那里。
就像蝴蝶飞到一朵百合花的唇边，
就像苍鹰飞到落日的唇边，
我们将来到你们可爱的唇边。
像那可爱的百合和落日一样，
我们会来的!
因为我们已流过很多血，
有朋友的血，也有敌人的血，
我们用鲜血书写了一场战争史——
一部记叙残酷岁月的书。

姑娘们!
我国乡村和城郊的姑娘们
在许多门阶上正在等待。
为我们举起你们爱的索链吧。
那也是力的索链,
从你们手上一直延伸到家园的四方。
那不是电的力量,但战争更为可怕。

姑娘们!
被爱得神魂颠倒的姑娘们,
请听我们呐喊的心脏的沉默吧!
侧耳倾听老兵们的话语吧,
为我们打开爱的门扉吧,
为我们打开所有花园的门锁吧。

卡米诗四首

蒂·卡米(T. Carmi, 1925—),生于纽约一个讲希伯来语的犹太家庭,先后在美国正统犹太教最古老的耶希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用希伯来文写诗。一九四六年,他在法国从事犹太战争孤儿救济工作。一九四六年,他移居以色列,次年参加以色列独立战争。战后在耶路撒冷定居,在耶路撒冷希伯来联盟学院当教授。他把莎士比亚等欧美作家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出版。

卡米有多部诗集出版,主要有:《污点与梦》(1951)、《没有黑色的花》(1953)、《耶路撒冷的雪》(1956)、《最后一个海》(1958)、《黄铜色的蛇》(1961)、《主张》(1967)、《作者致歉》(1974)、《进入另一片土地》(1977)、《内部》(1981)、《我的一半愿望》(1984)、《独白及其他》(1988)。

卡米的诗用语独特。他能巧妙地把《圣经》语言、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现代希伯来习语融合为一体。

故　　事

渔村里那个女人对我说,
她丈夫已失踪
她家门前的海
每晚潮起又潮落。

我沉默不语。

我不能对她的双眸说，
你的所爱将回还
大海也会重生。

(有些天，我不能
找到一句话
向你诉说。)

条　　件

我首先要歌唱。此后，我也许会讲话。
我要重复我说过的话

正如一个人黎明时要重整面容。
我将重新陷入沉默

就像月亏月缺。
我将抡起那哭叫的鸟儿绕着头转

正像男孩子在普珥节① 舞宝剑。

① 普珥节为犹太节日。据《圣经》记载，波斯宰相哈曼立意要灭除波斯的所有犹太人，并以抽签方式确定屠杀时间为亚达月十三日。犹太女子以斯帖以其智与勇说服波斯国王，除掉哈曼，解除了犹太人的灭种之灾。为庆祝胜利，定亚达月的十四日和十五日为普珥节("普珥"在波斯语中意为"抽签")，狂欢两天。

我要赢得你攥着拳的双手

就像一盏灯笼变得无限黑暗。
确实，我要回来，我要沉默，我要叫喊，

我还要歌唱。我首先要歌唱。我要把歌词
包在纸袋里，像石榴一样。

此后，我们也许要交谈。

陌　生　人

站在那帧画的对面
陌生人用手指
掠过画框，双眼
紧咬着那冷漠的瞳人。

陌生人站在地毯边上，
伸着一只犹豫的脚。
他慢慢坐下，
而椅子
在他背后
向他提出许多问题。

此后，他透过窗子向外张望
认出一棵光秃秃的树，

在山坡上的寒冷中等待，
还有一只小鸟。

现在的麻烦是，
他必须四处奔忙。
现在的麻烦是，翌日，
他会在瞳人肉中看到牙痕，
地毯起而欢迎他，安乐椅
像猫一样抚摸他的腿。
陌生人需要把自己从这里弄走，
就在明天，以便在他眼中
栽种上另一只小鸟。

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来吗，就在今宵？
如果你来——那末你是谁？

但是，此刻，
当我站在窗棂对面，
我有权这样问。

独角兽照镜子

夫人，
假若不是你把这面镜子
捧在我的面前，

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面色忧郁，我脖子
高昂，我额头只长着
一只角，我的胡子
毛茸茸，我的双唇太厚。

夫人，
请不要发怒，
也不要责怪——因为
假若不是你那威严的手
把这面镜子捧到我的面前，

我也许永远也不敢
走上前，
把我的偶蹄
放在你的膝头。

夫人，
假若不是你引起我身体的共鸣，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
分而为三：
我、你、我自己，
而在我们之上
还有一只角，
越长越长。

阿米哈伊诗九首

耶胡达·阿米哈伊(Yehuda Amichai, 1924—　), 生于德国的乌尔兹堡。在希特勒上台后的一九三五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四十年代初,他参加英国军队中的犹太人旅,先后在埃及、利比亚等地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一九四八年,他参加突击队,为以色列建国而斗争。次年,他退役后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执教。一九八一年退休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阿米哈伊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发表诗作,已出版十几本诗集,被称为以色列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既写爱情的欢乐,也写家庭的不幸;既写战争的残酷,也写对和平的追求。他的诗风平易朴素,讥讽中带有几分幽默。

阿米哈伊的代表诗作有:《两个希望在前》(1958)、《在公园里》(1959)、《此时在骚动》(1968)、《且不必铭记》(1971)、《耶路撒冷之歌》(1973)、《宁静》(1980)、《情诗》(1982)、《你来自人间,还要回到人间》(1985)、《拳头亦曾是五指伸开的手掌》(1990)。

阿米哈伊还创作有小说和剧本多部。

妈妈把世界烘烤

妈妈把整个世界
给我烤成甜饼。
爱人把我的窗子
塞满葡萄干一样的星辰。
相思憋在我的心里
像面包中的气泡。
我表面光润、平静、黄亮亮。
世人都爱我。
但我的头发却像干涸沼泽中的芦苇一样忧伤——
所有羽毛光亮的美丽的小鸟
都从我身边飞走。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而不大怜悯小学生。
对成人，他一点也不怜悯，
他不理会他们。
他们有时不得不爬行
爬过灼热的沙土
赶到急救站。
他们的鲜血如泉涌。

也许对忠贞的情人，
他会施以怜悯、同情和荫庇
就像公园里的树
给睡在长凳上的人以阴凉

也许我们应该施舍给他们
最后那几枚仁爱的硬币，
那是母亲遗留给我们的。
这样，他们得到幸福
就会永保我们平安。

战　地　雨

雨落在我的朋友们的脸上；
落在活着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用毛毯把头蒙上，
也落在死去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再也不会把头蒙上。

我　父　亲

对父亲的回忆包在白纸里
就像为白天上班准备的面包片。

像从帽子里掏出兔子和毛巾一样，
父亲从他瘦小的身躯中掏出——爱抚。

他手上的道道溪流
涌汇成他的美德懿行。

父之死

从所有的房间，父亲突然离去，
奔向陌生的远方。

他已去请求上帝，
上帝就要来解救我们。

上帝挑起重任旋即赶来，
把他的上衣挂在如钩的弯月上。

上帝将把父亲永远留在身边，
因为父亲是前去寻求支援的。

上帝的手在人世间

一

上帝的手就在人世间
就像我妈的手就在屠宰后的鸡肠中

在那安息日前的夜晚。
上帝通过窗户能看到什么
当他的手伸向人世间?
我妈又会看到什么?

二

令我痛苦的是已做爷爷:
我的痛苦已造成两代人的痛苦
而两代人的痛苦看起来就像我的痛苦。
我的希冀已建起白色住宅工程
在那远离尘嚣的地方,在我的心中。
我的女友把她的爱忘却在人行道上
就像忘掉一辆自行车那样。
彻夜在外,雾浓露重。

孩子们记下我生命的时代
记下耶路撒冷的时代
在大街上,以月光当笔。
上帝的手就在人世间。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几何定理)

曾有一颗行星嫁给一颗恒星,

他们在洞房中谈起未来的战争。
我只知道我在课堂上之所学: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在空荡荡的街上追赶我们的是一条丧家狗。
我掷一块石头;那狗并不逃走。
巴比国① 的国王为吃草而弯下腰。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你轻声呜咽就足以说明你有许多悲伤,
正如一个火车头能拉起一长串车厢。
何时我们才能走进照面镜中?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有时"我"独存,有时与"你"同处,
"我们"有时是单数,有时是复数。
我有时竟什么都不知道。天哪,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我们欢乐的人生会变成充满眼泪的人生,
我们永恒的人生会变成一些岁月构成的人生。
我们金子般的人生已变成黄铜的人生。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

① 据《圣经》记载,巴比即巴比伦,位于示拿平原。洪水过后,巴比伦国王想建造一座新城和一座通天高塔。但因上帝变乱建塔人的语言,使他们互不沟通,结果塔未建成。

长发女与短发郎之歌

他一到军营，他们就给他剃了头。
她仍留着长发，没有作出回答。
“我听不见你说话，”她说，“这里太嘈杂。”
你留你的长发吧，姑娘，他已剪成短发。

花枝养育花儿开，整个夏季开放，
在耐心的大地上，花儿开得旺。
“我人已归来，”他说，“心却没回家。”
你留你的长发吧，姑娘，他已剪成短发。

风雕碧树，树抽打北风。
他们无暇休息，要做许多事情。
“下雨了，”她说，“亲爱的，快回家。”
你留你的长发吧，姑娘，他已剪成短发。

世人靠间接引语而生活。
他们结结巴巴地唱起歌。
“我的手表已上弦，”她说，“亲爱的，你何时回来呀?”
你留你的长发吧，姑娘，他已剪成短发。

脚步声去，随后一片静寂。
天门大开，法典合起。
“你说什么?”他问她，她问他。

你留你的长发吧，姑娘，他已剪成短发。

初　战

最初的几场战斗
培育了可怕的爱情之花，
用的是像炮弹一样近乎致命的亲吻。
我们城中最好的公共汽车
把年轻的战士都运走了：
所有的汽车，五路、八路、十二路，
都开到前线去了。

西万诗四首

阿里耶赫·西万(Aryeh Sivan, 1929—　),生于特拉维夫。年轻时参加地下武装组织,为以色列独立作战。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他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文学,毕业后长期任中学教师。

西万在以色列以诗作闻名,已出版的诗集有:《铁甲集》(1963)、《四十张面孔》(1969)、《内陷》(1976)、《批准》(1981)、《住在以色列国》(1984)、《诗集》(1986)、《诗选集》(1988)、《吊带上的空洞》(1989)。

西万的诗作题材广泛,犹太人历史、希伯来神话、以色列现实、当今重大世事,都在他笔下入诗。他善于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个人琐事入手,表达他对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的独特感受与看法。他用当代希伯来文写作,文字朴实无华。

近年,西万转向小说创作,一九九二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阿都尼斯》,描述特拉维夫从本世纪初到海湾战争这八十多年的历史演变。

儿　　歌

人们走上海边的沙滩,

修建起一座座房子，
在这些房子里生儿育女。
他们把这叫作“和平实现”。

孩子们光着脚跑在松软的沙滩上。
海水漫过他们，像一条红线。
海风在他们的头发上
织成夏季的网辫。

孩子们长大成人，走上战场，
再回到沙滩上的房子，房子如此窄小：
宽六长九，
宽十长二十。

他们现在休息。
他们躺在哪里就在哪里休息。
只是那些房子里仍不安静。

房子在顺利地修建，
有的已修许多层，十五层、二十层。
房子的外形又细又高，
玻璃将太阳打成了碎片。

一个犹太人坐在林荫大道的长凳上

一个犹太人坐在林荫大道的长凳上，

灰色的脸颊，灰色的西装，
两眼方方，像烟囱一样。
它们嵌在从房子上拆下的窗户里，
像期盼，像期盼的方格子，
也许是期盼的破衣裳。
它们在放出烟雾：
那是冬日未尽的灰色烟云，
那是冬日冰雪裂缝中的白烟。
犹太人啊，有人告诉他，你这种烟雾
使天空阴沉，使大气污浊——
而他总是吞食淡黄色的合欢花，
摇曳的合欢花。
也许有人会问他
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熔炉①，
问他有关熔炉的情况：
熔炉对他意味着什么，
熔炉燃烧在哪个国家。
也许最好把他扔进大海：
即使有那么多水也不会把他扑灭。
这也许就是爱，
这种爱比死亡还残酷。

① 这里暗示焚尸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法西斯残杀六百多万犹太人。许多被害者的尸体被扔进焚尸炉，化为烟与灰。

纪念会上的不快事

我认识的一个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没错过一次战争)
他这样对我说：有一次，
他应邀在一个纪念阵亡士兵的会上讲话。
有些士兵的父母恰好在场
(那些尚未过世的父母)。
他一时语塞，想不起怎么讲话。

"一种极端不快的感情充溢心间。
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
就像某个尚未被刺倒的哈姆雷特。
但听众中无一人叫喊，
'你的时间已过，亲爱的老兵'。

"我感到浑身的血液缓缓上升，
从各处缓缓地流散。
如果是战时，血是会从各处流淌的，
而今却集中到我的脸上。
那些父母等待我开口讲话，
正像所有那些阵亡者的友人一样。"

帕　　兰*

骆驼队现在排成行
从上到下都携带着
吃的、喝的，还有护行的指令。
而我就是驼队中的一员。

我们的驼队均匀地拉开距离，
这显然是穿越沙漠的唯一办法。
驼队中每个人都一再被提醒：
每个人都是维系驼队行进的线绳。

我加入穿越沙漠的驼队，
是想前往夏甲丛林。
但我尚未透露自己的意图。

此外，我不知道如何、何时
我才能脱离这个驼队
在帕兰荒野的中心地带。

---

* 帕兰是埃及西奈半岛东部的一片沙漠。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起初不能生育，就让丈夫纳埃及侍女夏甲为妾，生下混血儿以实玛利。十四年后，即亚伯拉罕一百岁时，撒拉生下独子以撒。撒拉不愿两个儿子分享亚伯拉罕家的家产，就让丈夫把夏甲及其儿子以实玛利逐出家门。夏甲母子流落到帕兰沙漠，得到上帝使者相助，在那儿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成为阿拉伯人的先祖。

特雷宁诗四首

阿维纳·特雷宁(Avner Treinin, 1928—),生于特拉维夫,大多时间住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长期在该校任教,并担任自然科学系系主任。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出版有诗歌和短篇小说。

特雷宁经常引用科学词汇入诗,用以揭示确定的物质世界与不太确定的感情世界之间的微妙联系。他特别喜欢以色列南部的沙漠景色,诗风严峻、警策。

特雷宁的主要作品有:《墙苔》(1957)、《山峦与橄榄》(1969)、《堵死的大门》(1976)、《忘却集》(1982)、《沉思》(1988)、《忆水》(1991)。

彩　　衣*

兄长们并不嫉妒他

---

* 此诗取材于《圣经·创世记》:约瑟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倍受宠爱,身穿彩衣。他的十个兄长忌恨他。后来,约瑟说,他作梦,梦见兄长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兄长们认为他有为王之意,就设计谋害他。他们剥掉其彩衣,把他卖给埃及商人。他们又杀掉一只羊,将羊血洒到彩衣上,骗其父说,"弟弟被野兽吃掉。"若干年后,约瑟得到埃及法老恩宠,荣华富贵。兄长们逃荒到埃及,同约瑟相遇,羞愧难当。诗人特雷宁在这里借彩衣暗示囚衣,用这个宗教故事谴责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

只为他穿着一件彩衣。
他们也会穿起彩衣
只要他们给人弄倒在地。

他既未做梦，也未圆梦
更未从禾捆旁站起。
一只山羊也没有丢失
而他的上衣却沾满血迹。

他的父亲不了解这一切
他晚年生的儿子们又生儿育女。
他只是咕哝了一句“野兽”
从此就掉头不理。

继　承　人

那个孩子已死。
他走后，留给我的是他的恐惧。
恐惧对我有何意义。
我在黑暗中走动。
他不耐烦得透不过气。
立刻，立刻，那么多立刻。
他将其余的一切都随身带走。
那圆睁的双眼。
那两株向日葵。
青草，青草，那么多青草。

他死了。他是何时死的?

从那位老人那里我不断继承。
他的眼睛,他的面孔和走路的姿态。
鸟、猫、孩子们——
那么喧闹;在关闭的百叶窗后
绾紧的绳索,贫瘠的梦,
晨痰,晨报
隐痛,暗动
不准时的钟
空空如也的信箱
晚报,五版新闻——
我一天天继承他。
他的死讯何时才宣布?

遗弃的神龛

神祇一尊独处,
他的窗户被打破。

在那倒霉的大厅中
沉默蜷伏着身子
祈祷沉默不语。

他做好忏悔的姿态。
蜘蛛在他周围

织着希望的丝。

沿着抹掉的痕迹
它每天还要重踏一遍，
他那手上的温暖……

牧师仍未透露任何东西。

钾　盐

在那大雪覆盖的城市，
我父亲看到一个东方，
它像水烟枪一样跳荡。
他总是把头放在
巴勒斯坦的一顶帐篷里。

这又是谁呢，
她跳出浴盆
同她的伙伴姗姗而来
肤色黧黑而漂亮。①

五十八年来，
太阳总是从东方灼灼升起，
他的最后的视力早已消融。

---

① 这四句引自《圣经·创世记》。

他终生大多从事艰苦的劳作，
有十七年在死海边上，
一种灼热的钾盐溶剂，
一根溴化物的云柱

在帐篷前耸立
犹如浓烟从所多玛城① 升起。
有时，盯着成堆的白色
他总是纳闷：
那是一片雪原还是钾盐？

---

① 据传说，死海边上有座所多玛城。城中居民罪大恶极，上帝降火焚之。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之妻不听天使嘱咐，回头观火，立即变成一根盐柱。

佩吉斯诗十一首

丹·佩吉斯(Dan Pagis, 1930—1986),出生在前苏联的布科维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他被德国法西斯关进集中营,一九四四年设法逃脱。战后的一九四六年,他移居以色列,在一个农业基布兹接受培训后当教师。后来,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继续任教,曾受聘为中世纪希伯来文学教授。他出版有五部研究中世纪希伯来诗学和现代希伯来诗歌的专著。

佩吉斯是个学者型诗人,已出版的诗集有:《日晷仪》(1959)、《晚憩》(1964)、《变革》(1970)、《头脑》(1975)、《两次曝光》(1982)、《遗诗选》(1987)。

佩吉斯虽然研究的是中世纪希伯来诗题,却用现代希伯来文进行诗歌创作。他的诗大多是描写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恐怖诗",也有一些描写欧亚风光的"风景诗"。他经常将他所表现的苦痛隐伏在朴实的语言和辛辣的讥讽下面,故有"不可言谕的隐喻诗人"之称。

挽歌残章

我使你闭上了眼睛。
我使你的手回到原处。
你的脚掌怜悯地看着我:

我是多余的人。
我现在找到自己的手。
我要用双手干什么?
我要结好我已系上的鞋带,
扣好我已扣上纽扣的上衣。

新的公墓很宽敞,
完全是为将来准备的。
从远处到近处,
唱诗班不停地在歌唱。

你沉默不语,有点窘迫:
此一别也许要很久才能相见。
指甲在缓慢地生长,预示着会终止。
口腔同其制造者和平相处。

但是,土做的拳头正在
敲打着陷阱的踏板: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自　传

我死于第一次打击,而葬在
田野上的岩石间。
乌鸦教会我父母
如何把我对待。

如果说我家有名气，
那同我毫不相干。
我哥哥发明了谋杀，
我父母发明了悲痛，
我则发明了沉默。

后来发生了那些有名的事件。
我们的发明臻于完美。
一件又一件，发来定单。
有些人用自己的办法谋杀，
有些人用自己的办法表示悲痛。

我不愿提他们的名字
那是为读者着想，
因为那些细节初听令人恐惧
最后又使人生厌：

你可以死一次，两次，甚至七次，
但你不会死一千次。
我却可以。
我地下的墓穴四通八达。

该隐① 在地球表面开始繁衍之时，

---

① 据《圣经》记载，该隐是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种地，其弟亚伯牧羊。一天，上帝看中亚伯的供物，该隐嫉妒，遂将亚伯杀死。上帝闻讯，将该隐惩罚，把他流放。该隐在流放地生儿子以诺，建以诺城。

我就开始在地球的腹中繁衍，
我的力气早就比他大。
他的军团背弃他而投靠我，
而这只不过是报了一半之仇。

用铅笔写在封闭式火车厢中

在这些车载货物中
有我夏娃
和我儿子亚伯
如果你看到我另一个儿子
亚当之子该隐
告诉他说我——

信　　息

海滩上有什么新鲜事？一条弯曲的小径
是蛇在沙土上爬行的痕迹。
寄居蟹有了一个窝，它用自己的身躯
装饰了一个空的海螺壳，因为
在死者的住宅中过得很舒服。
一只沉重的靴子走来。
灭绝之神立时走向蚂蚁山。

海滩上有什么新鲜事？一只巨大的贝壳

浮在水面上突然裂开：阿佛洛狄忒[①] 在泡沫中诞生，
啊，多么美妙的肌肤。
亚历山大大帝[②] 强大的舰队开足马力驶过，
去征服世界。
一辆坦克开过去留下的辙迹
正在变成一条恐龙的脊骨。
一架 F－15 战斗机起飞，报废，
消失。

海滩上有什么新鲜事？ 一条弯曲的小径
是蛇在沙土上爬行的痕迹。

乌　　龟

你的脚步轻又快，阿喀琉斯[③]。
我却走得非常非常慢。
但我因此而闻名。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

① 阿佛洛狄忒为古希腊爱与美之女神，相当于罗马传说中的维纳斯。据传说，阿佛洛狄忒诞生在现今塞浦路斯的帕弗斯附近海水的泡沫中，具有冰肌雪肤之美。

②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马其顿国王，曾征服欧洲、北非和西亚大片领土，在现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建都。

③ 根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为密尔弥冬人的国王珀琉斯和海中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在他幼年时，忒提斯曾倒提着他在冥河水中浸泡。除没浸到水的脚踵外，他浑身变得刀枪不入。他在后来的特洛伊战争中曾大显身手。

但却没有消失。
你永远也赶不上我。

如果用力过度，亲爱的，你会英年早逝。
而我，长命百岁，
要漫游世界。

我承认：当个冠军，
作个尘土中的常胜将军——
这可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正在考虑：
也许我应该长上一双翅膀。

画　　像

那个小男孩
总是坐立不安。
我很难把握住
他侧影的线条。
我画一条线，
他的皱纹就变成一大片，
我的笔沾沾墨
他的嘴唇就变弯，头发变白，
他的皮肤变得发青，从骨头上脱落。
他去了。那个老头儿去了。而我，

该上哪儿去呢?

欧洲,晚时

小提琴在天空浮动,
还有一顶草帽。对不起,请问
年华几何?
三十九岁半,还相当年轻,
你可把收音机关掉。
我愿意把你介绍给
海上的微风,社交生活,
异常的调皮,
穿着喇叭裙在旋转,脚踩着
那烦恼的报纸:探戈! 探戈!
而公园在独自哼唱:
　　我吻你优雅的手,夫人,
　　你的手柔软而优美
　　就像一只白羊皮手套。你瞧,夫人,
　　一切都会正常,
　　真是好极了——你等着瞧吧。
　　不,它决不会在这里发生,
　　不要太担心——你会看到——它会发生。

访一位物理学家

在他书房的黑板上，
他计算着时光，用一个很长的公式
公式趋向于零。

他很烦躁。他一面给我倒咖啡
同我闲聊，一面不断偷偷地
瞅一眼那公式的结尾处。

他站起来，拿起板擦，擦掉一切，
只留下正确的结论：
一块空荡荡的黑板。

他歉意地笑着，踱回到桌子旁。
我们俩都知道出了什么事：
时光已被证实是谬见：如此而已。

我们现在坐着，面面相觑。
他从我的眼神中
读着那早已逝去的星辰的历史。

在他那半透明的头颅中，如同在
一个水晶球中，我预见到
这个时辰。

认　　同

在我家的最后一个房间里，
有一朵美妙缭绕的云团，
一位中国骑手骑马从云团边驰过
气喘嘘嘘——那是一块丝织的刺绣。

他从中国跑啊跑，很想跑到我面前。
岁月流逝，他倾身对着我，
流露出责备的目光。我本应去迎接他，
但毕竟相距太遥远。

现在，我再也弄不懂，
他是消融在云团中，还是同房子一起烧毁。
我倒是认识到，我们俩都错了，
我们俩原来是一个人，彼此绣在一起。

新　情　人

你把我拣起，像一只被人丢失的硬币，
你将我玩弄于拇指与食指之间。
我努力旧貌换新颜，甚至有点光闪闪。

你寻找我的货币单位，

察看印铸在我身上的面值。
我让自己变珍贵，几乎是一个真正的帝王。

这还不够。你侧过怀疑的耳朵，
对我边弹边听。我为你叮咚作响
发出最纯正的声音，几乎是无瑕可寻。

最后，你像个有经验的货币兑换人，
用牙把我咬，心想：也许它会弯
这枚假的金币。

但是，我很硬，我经受住检验；
我虽不是黄金，但仍是一种满不错的合金。
放心了，你就可把我花掉，随心所欲。

故　事

我曾读过一篇故事
讲的是一只活了一天的蝗虫。
这个绿色的冒险家，
黄昏时被一只蝙蝠吞噬。

紧接着，那聪明的猫头老鹰
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慰问讲话：
蝙蝠也有权来谋生存，
还有许多蝗虫并没有被吃掉。

讲到这里，它把话
打住：剩下一页空白纸。

现在，四十年过去。
我俯首再看那页空白纸，
感到浑身没力气
将这篇讲演稿合上。

约内森诗三首

内森·约内森(Nathan Yonathan, 1923—　),生于以色列中部的佩塔提克瓦,从一九四五年起一直居住在农业基布兹。年轻时学艺术和文学,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从一九七一年起任西弗里亚特-波利姆出版社总编辑。他写小说和童话,但以写诗闻名。

约内森是一位民歌手和行吟诗人。他运用简洁、明快、毫无矫饰的希伯来文,间或穿插一些《圣经》和神话形象,走遍全世界,吟遍全世界。早期的大部分诗作充满地方色彩和理想主义。一九七三年其子在阿以战争中阵亡后,他深受刺激,诗风转向沉郁。

约内森的主要作品有:《尘径》(1951)、《海岸之歌》(1962)、《夕照诗》(1972)、《这般远》(1979)、《海岸》(1983)、《山峦集》(1989)、《情诗》(1990)。

老喜剧演员

"在你生命的冬日,天黑得很早,"
这位老演员说着,把面具从脸上卸掉。
他用疲惫的双眼

评品着帷幕外那慰藉与失败交织的最后时刻。
在你生命的冬日，他说，天黑得很早
最后一位友人已经离去。
谁知道那位老喜剧演员会出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出。
舞台空空。
向大厅深深鞠一躬
揩一把汗，没有哭泣。
演出结束，朋友们，
告别他那些朋友
他转身而去
再见
在另一出戏中同你再见。

拟 民 谣

如果有一顶荆冠
为你之所求，
我就直奔荒野
宁愿把痛苦领受。
如果你喜爱的诗
只能镌刻在石头上，
我就爬上山崖去写
直到精疲力竭。

我们躺在沙漠上

四周一片黑茫茫。
夜晚的时光
把契约簿掩映。
我们悄悄耳语
美丽的语言胜过兴奋与忧伤；
我猜想他一定是爱我
那个男子，肯定是这样。

你一直尾随着火
想必记得那最后一道闪光
抚摸过夕照的光波。
他眼中烧焦的荆棘
还有渐渐暗淡的火光
同他的爱一道都化为沙漠。
他的心啊变成一个国王
一个被遗弃的国王的心脏。

河　　滩

河滩有时渴望爱的溪流。
我们这里的溪流已经干涸。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河床
那是溪流留下并已忘却之物，
其中尽是令人心伤的沙子和石头。
人也可能遭遗弃
就像河滩一样

没有遗留下一点力气。

海贝像海鸥和海滩一样
有时也渴望原来那个家
只有大海才唱自己的歌。

这样，在他心灵的躯壳中
人的青春在给他唱歌。

平卡斯诗二首

以色列·平卡斯(Israel Pincas, 1935—),出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九四四年移居以色列,现在有时居住在特拉维夫,有时居住在巴黎。他从事现代艺术工作,任以色列一美术馆的馆长。

平卡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发表诗作。他是个用语精确、简洁的浪漫派诗人。他在写作上经常引用《圣经·旧约》中的语汇,地中海风味十足,故又有"以色列最拉丁化的诗人"之称。

平卡斯的主要作品有:《诗十四首》(1961)、《费拉拉午餐及其他》(1965)、《去回归线》(1975)、《屋内》(1978)、《论时光》(1991)。

夏日嬉戏

我们在树梢头发现
一些赤身裸体的神仙在嬉笑。
他们雪白的肌肤
在阳光下闪耀。
他们聚集在一起争吵
他们的话,我们一句也不知晓。

他们身边放着水果、乐器，
有的手中还拿着一串串葡萄。

“你们以为这就是嬉戏吗?”
弗雷迪向他们打着手势问道。
我们向他们打手势、作鬼脸，
我们邀他们下来一起玩，
但却是一场徒劳。
那年的整个夏天，
天气清明得如同气泡。
他们君临在我们头上，
在我们头上说拉弹唱，
好像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
我们因此得出结论：
神同人大不一样。

有一天早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弗雷迪说，他们正在睡觉，
掩映在树叶的中央。
他于是挂起一个牌子：
“神仙在休息，且勿打扰。”
夏末，我们返回城里。
大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手提箱，
唯将此事忘掉。

转眼三十年过去。
弗雷迪结婚，研究工程。

我后来听说，
他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修建桥梁。
最近，从马雷拉镇
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
上边有水塘，有头像：
“你以为邻里的孩子们
在把我们戏弄。”

冷与热（选二节）

一

固守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拥抱母亲
也没有像一般人离家前那样向母亲辞别。

我们坐在一起彻夜长谈
我们说着暖心的话儿
我们有时又很激动。
此种情景“也许会持续数年难忘”。

“没有时间让你作准备，”
她后来经常从她的“新家”写信来
解释“在沙漠中”这个词组的含义。

但我还不想告诉你。

五

轮到我作证的时候，
我却忘掉大部分细节。
我就是还记得一些，
话到嘴边也说不出来。

我本想说几件事以纪念那些阵亡的人们。
但我心烦意乱，话哽在喉难以诉说。
人家要我坐在原地不动，
而我却没有坐着，反而起身站立。

我想应该谈一谈兴奋。
谈一谈不公、美丽、
被压迫者，还有眼泪。
还有一些话儿，我一直压在心底，
而今不知为何突然显得很重要——
也许我应该用间接引语来说
——但受指控的毕竟不是我，
谈国家，谈法律，我又有什么资格。

其他人在我之前讲了话。拖泥带水，讲得很长。
正面、反面，面面俱到。
有些事讲腻了；希望重归宁静，
像一堵倒塌的墙一样，一类词或一句话，

一个失却的形象，
一种私下的辞职方式——
不论怎么说，证词并不完全，
法官也太年轻，
而讲些什么的愿望而今亦不复存在。

泽尔达诗十首

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Zelda Shneurson Mishkowsky,1914—1984),生于乌克兰,一九二六年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她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宗教女子学校当教师。她是个虔诚的犹太教虔敬派教徒,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并以“泽尔达”署名发表。

泽尔达的主要诗作有:《闲适》(1968)、《隐形的迦密山》(1971)、《但愿不远》(1975)、《非山非火》(1977)、《小诗》(1979)、《明显的不同》(1981)、《超越所有的距离》(1984)。

泽尔达的诗作以坦率、精确、质朴著称。她善于将浓重的宗教感情同现代诗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的灵魂呼喊

我的灵魂呼喊:烧灼的嘴唇,
你站在这一边,而世界
站在另一边,整个世界
都站在另一边。

在那个阳光烤焦的房间,

我紧紧地站在她身边，
我的嘴接触到她的脸，
她的脸已被死亡之神扭曲得变形。

她呼唤着我的名字
用海洋般深沉的声音。
那遥远而深沉的声音
打破了水银般明亮的海面。
她那烧灼的嘴唇呼唤着我的名字。

隐形的迦密山*

当我死去
变成另一种东西
隐形的迦密山——
它完全属于我
是我的幸福之本
那里的松针、松果、鲜花、彩云
都已镌刻进我的肌肤——
将告别有形的迦密山
连同那松林大道
直通到海边。

---

* 迦密山位于以色列西北部海边，为黎巴嫩山脉的分支。据记载，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在耶和华的帮助下，在山上曾战胜异族祭司。故此山又名以利亚山。

红色落日带来的愉悦
难道来自我体内的死亡之核?
馨香的愉悦
雾笼水面的时刻
重瞻耶路撒冷天空那冷峻面貌的时刻
重拜上天至尊的时刻——
难道这一切也来自死亡之核?

激烈的对话

一场激烈的对话
展开在一个愁肠百结的女人
和天上的太阳之间,
展开在光线的
灵巧、颤抖的舌尖上,
展开在彩虹五颜六色的
秘密之中——
在她闭上双眼之时,
突然
一股红色的冰流就向她涌来
攫走了由空气着色的
孔雀的羽毛。
在她闭上疲惫的双眼之时,
一片黑色的汪洋
会吞掉世界。

有位年逾耄耋的老妪

有位年逾耄耋的老妪
身上没留下当年半点狂热的激情
也没留下青春的活力。
她的肌肉又干又瘦
像一则古老的故事一样在黑暗中闪烁——
引起肥胖男人的厌恶
也引起绿色桑叶的厌恶。

人 皆 有 名

人皆有名,
那是上帝所赐,
那是父母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他的身材所赐,
那是他的笑姿所赐,
那是他的衣著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大山所赐,
那是他的墙垣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星球所赐,

那是邻里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他的罪孽所赐,
那是他的期盼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他的敌人所赐,
那是他的情爱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他的节日所赐,
那是他的技艺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一年四季所赐,
那是他的盲目性所赐。
人皆有名,
那是大海所赐,
那是他的死神所赐。

缝 纫 女

白天,她的小舍空空——
没有朋友,没有郎君。
夜晚,老公把她主宰——
至高无上,忠心耿耿。

她生病时,他把她拥抱,
她生命垂危,他将她亲吻,

她死后——
他会把她
抱在冰冷的心怀里，
抱在沾满尘垢的双手中。

我把所有的话
都从我心中抹去
因为白天已经逝去
而我母亲已经入睡——
她将一直睡到
天主来临。

我站在耶路撒冷

我站在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悬挂在一片云彩上。
我站在有人哭喊的葡萄园里，
站在园中一棵弯曲的树上。
模糊不清的山峦，
还有一座塔。

你们完了！
死神对我们说。
你也完了！
他又对我说。

我站在
耶路撒冷城中，
耶路撒冷在阳光下闪烁，
笑得像个田野中的新娘，
她身旁
有青翠的草场。

昨天下雨时
你为什么害怕？
死神问我。
难道我不是
你沉默寡言的大哥？

你掩饰你的灵魂

你向我掩饰起你的灵魂。
高涨的河水溢出河堤，
水声在我的心中沉寂。

我终生与歌声无缘，
我羞耻地站在洞中，
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没有蜡烛。

你向我掩饰起你的灵魂。
餐桌上的面包已干
并且发霉。

面 向 大 海

当我放走
那条金鱼，
大海朗声大笑，
将我紧紧地拥在
他敞开的心间，
他热血涌动的心间。
于是，我们(他和我)
一起唱起歌：
我的灵魂不会死。
难道腐朽能主宰
一条活生生的小河？
他这样唱着
唱着他喧噪的灵魂，
我也唱着
唱着我痛苦的灵魂。

闲 适

我们有一种隐秘的财宝，

那就是像清晨空气一样轻柔的闲适。
闲适就是讲故事、亲吻、流泪，
闲适就是欢度假日，
闲适就是妈妈、奶奶、姑姑
驾一叶华美之舟
悠悠荡漾
乘和平之帆船
与月亮和天体共徜徉。

多尔诗六首

摩希·多尔(Moshe Dor, 1932—　),生于特拉维夫,在特拉维夫大学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分别学习政治学和历史。曾任《国土报》文学编辑、军队杂志记者、驻英国使馆文化专员。他是位多产诗人,还写过五本儿童文学作品,编辑过两部希伯来文学选集。

多尔是一位抒情诗人。他反对五十年代以前希伯来诗歌中那种过分雕饰、专爱引用《圣经》的诗风,被称为新一代希伯来诗人的代表。

多尔的主要作品有:《白柏树》(1954)、《拘留状》(1960)、《过街》(1962)、《金与灰》(1963)、《荨麻与金属》(1965)、《时间图》(1975)、《起初》(1984)、《过河》(1989)。

为赎罪日而作

你的头发闻起来
我不知是什么气味。
水在我们之间流淌
没有把你淹没。
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越来越品出你的滋味，又苦又甜。
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岗位上，尽职尽责。
其他人会谈热情。
深黑色掠过你的头发。
我只拥有我必须占有的一半。
不要做我的死神。
我罪不容恕。你终归未受损伤。
你的肉体总是贪婪成性。
我消尽之日，
你却得到滋养。

你是对的，你知道

你是对的，你知道。那确实取决于
你的观点。从这里
你看到一棵椰枣树，一座红瓦房，一种阿拉伯图案，
但没有一幢套房。这一切犹如在记忆中储藏。
今天是十二月一日，户外是
炎夏的天气。也许不会有
战争，不会，不会有了。
你说：有时只要有一片天空就感到足矣。
其他什么也不再需要。天使加百列① 正是在那儿
将吹响他的号角。我不知道天使们的名字。
记忆的涟漪在十二月一日

① 犹太教中的天使长。

透明的时光和炎夏的气候中涌动。不可思议。
一棵椰枣树，一座红瓦房，
一种阿拉伯图案，但没有一幢套房。而战争
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斑鸠的叫声犹如
号角的鸣响。这是你说的。
只要有一片天空，充满天使羽翼的天空。
你是对的。那取决于你的观点。

公　园

有一位英国老人
在圣詹姆士公园喂鸟：
麻雀和鸽子
在他手上吃饱。
他的手指几乎静止不动，
昏黄的太阳
照着鸟儿透明的皮肤，
羽毛沙沙作响，
犹如一泓海水
冲刷着
人生的边缘。

在圣詹姆士公园
我也喂鸟，
但没有喂成：
我的手指

抖得太厉害，我的皮肤
在阳光下的水中
显得有点苍白，
太像外国人了；
我今早读过的一张报纸
在我眼中沙沙作响，
顽强的东方战争
在纠缠着我。
世人皆知
鸟儿总是躲避
神情紧张的人。

一个人行走

一个人跟着他的狗行走
犹如追随着自己的命运。
他走进一个很小的城市公园
犹如让自己落入命运之手。

狗停下来，
那人也停下来。
只有公园中的树木
在微风中摇曳。

摊开手掌，
有种东西飞走——

也许是某人的灵魂,
也许是一只小鸟。

橄　榄　树

橄榄树走起来就像一帮穿黑衣的道士,
痛楚地托着一根根细小的香烛。
橄榄树走起来叶乱、枝弯、干伏
奔向那苦痛、严寒的流放地,
翻过山峦、洼地、峡谷,
受到豺狼那黄眼睛的监督。
橄榄树走起来就像身着黑衣的男子,
而沉默起来就是黑暗笼罩。

过　　河

我们今天要过河。就连那些
徒步涉水者也不会觉得难过。
时值夏日。河水大量减少,
每株蒲草都拱出泥土
在薄雾中熠熠闪烁。
首先过河的是神父、先知、占卜术士,
还有头人,来自各个部落。
后边跟来族长、亲友、奴仆,
还有绵羊和牲畜。

脚下的河，河水呈深绿色。

导游书上称之为约旦河。

书上说，此河是通向允诺之邦[1] 的门户。

这种说法确实不错。

今天早上，我们从东向西慢慢行走，

只见游牧人在河对岸跟随着我们，

前奔后突，挥舞着用芦苇制作的很细的长矛。

牧师们立即将法版[2] 高高举起。

游牧人悄然而去。

他们也许只是一些海市蜃楼中的人。

可是，我们因此而得到蹚过圣水[3] 的信号。

---

① 指以色列。据《圣经》记载，在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顺从上帝旨意率本族人从两河流域迁往巴勒斯坦时，上帝允诺将巴勒斯坦赠给他及其子孙。

② 犹太教圣物，上面有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遵守的十条诫命。

③ 指约旦河。

阿维丹诗四首

戴维·阿维丹(David Avidan, 1934—1995),以色列先锋派诗人。他用希伯来文写诗,并自译成英文。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写诗,为希伯来诗歌“摆脱《圣经》所造成的神圣光环”作出了贡献。主要诗作有:《无嘴水龙头》(1954)、《个人问题》(1959)、《压力诗》(1962)、《域外诗》(1970)、《战争与抗议诗》(1976)、《爱与性》(1976)、《格言诗》(1978)、《可能性集》(1987)、《最后的海湾》(1991)。

个人问题

我的爱太强烈,强烈得难以诉说。
确实难以诉说,因为爱得太强烈。

我的爱太强烈。
到一定时候我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树木吐出新绿,太阳面孔变幻。
我爱你越深,它就变得越幽暗。

这就像某种斑豹。在远方，作出进攻姿态。
(确实，它有豹那样的斑点。)

后来，我们来到城里。
一朵百合花把我相迎，
在清晨把我唤醒。
但我仍然爱你。
最后一道曙光射来，驱尽一切疑虑
只留下电影院在太阳下熠熠闪光。
他既然仍有些问题要掩盖，
那就让他避开阳光吧。
他既要爱
就不要让他进城去。

污迹仍留在墙上

有人想把墙上的污迹刮掉。
但污迹色太深(或者相反——色太浅)。
不管色深色浅，污迹仍留在墙上。

我请来油漆匠把墙漆成绿色。
但污迹色太浅。
我雇来泥水匠把墙刷成白色。
但污迹色太深。
不管色深色浅，污迹仍留在墙上。

我抄起菜刀，想把污迹从墙上刮掉。
但菜刀锋利得令人难受。
菜刀昨天刚刚磨过，
还不好用。

我抓起斧头砸墙，但旋即停手。
我不知为何忽然想起
墙也许会坍塌，而污迹仍在。
不管色深色浅，污迹仍留在墙上。

他们让我贴墙站立，我要求贴得紧紧。
我用宽阔的胸膛把墙盖住（谁知道，也许如此）。
他们朝我的背乱开枪，鲜血如注顺墙流淌。
开枪。

我确信鲜血会把污迹掩盖。
又打了一梭子弹。
我确信鲜血会把污迹掩盖。
不管色深色浅，污迹仍留在墙上。

史　前　史

我记得自己曾等待，
手持石器时代的棍棒，
我记得自己曾敲打
依仗稻草的精确情报。

密切注视着燃烧的
大桥和小桥，
高兴地迎接着黑蛇
和毒蛇的风暴，
心想做些事
过去没人费心去做，
为我所有的友人组织
深色豹和浅色豹赛跑，
等待着好心的死神
从我头顶掠过，走向他方
许多事我现已忘却
一点儿也不记得。

摇 篮 曲

过来，小姑娘，过来吧，
消失在梦乡，
薄暮时分来到我身旁，
愿死亡天使把我俩都带上。
过来，过来吧，我的宝贝儿，
过来，过来吧，我忧郁的姑娘，
独自走向那个死去的男子，
结成知心的好朋友。
过来，过来吧，奇妙的姑娘，
赶快奔向欢乐岛，
赶快奔向那陌生的地狱

连好心的但丁大叔也不知悉。
过来，过来吧，我的大姑娘，
过来，过来吧，我可怜的宝贝儿，
趁暗淡的光线踏上滑雪板
滑向黑暗——寒冷而凄凉。
站起来，站起来吧，虚弱的姑娘，
站起来，离开这里，像个女人一样，
站起来，旅行经年
直到我俩精疲力尽气咽光。

扎克诗六首

内森·扎克(Nathan Zach, 1930—　),生于柏林,一九三五年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他先是入伍,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在特拉维夫当教师。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在英国求学,归国后在海法大学任教授。在写诗的同时,他翻译了大量德语作家的剧作和阿拉伯民歌。他的诗作和译作对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被称为反叛传统、开辟希伯来现代诗歌发展新途径的代表。

扎克的主要作品有:诗歌《初期诗作》(1955)、《不同诗作》(1960)、《奶与蜜》(1966)、《梦》(1966)、《东北的北部》(1979)、《难以记忆》(1984);评论《柏格森著作和现代诗歌中的时间与格律》(1966)、《航空公司》(1983);剧本《舞蹈学校》(1985)。

献给聪明情侣的歌

这首歌献给聪明的情侣,
他们聪明地相互爱恋。
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即使死去,他们也不会衰老,
也从不分离,

而是同住在一座房子里。

这首歌献给聪明的情侣,
他们躺在床上不言语。
他们用手把灯关闭,
他们一起合上眼睛,
他们互相祝福。
但只要有一人读书,
床头的灯就会点起。
他们儿女的呼吸
只有时钟和子夜的清风
才能够听到。

这首歌献给聪明的情侣,
他们亲手建造住宅,
他们将宅门关起。
关上百叶窗,室外天寒风起,
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这样的夜晚不会有客来访;
即使有客来,也不让他进宅第。
天色已晚,全世界只有露飞霜起。
诗人在吟诵,出于痛苦,而不是充裕。
他们仍然拥抱在一起。

把树上长的一切都交给我

把树上长的一切都交给我，不要有半点遗失，
把丢掉树上长的一切的权力同时也交给我。
风在夏天的黑夜中留下模糊的足迹，
黑夜却既没有留下足迹也没有留下身影。
把我曾经拥有、现已失却的形体还给我吧，
把我思念失去形体的力量也还给我。
给我一只比看到的一切还敏锐的眼睛，
给我一只比觅到的一切还有力的手。
让我继承你，但不收受
任何拿到便失却的东西。
授权我毫无畏惧地走近，直走向
我本无意看重的东西。让我走近些吧。

当最后一批骑手

当最后一批骑手消失在天边，
连坐骑扬起的征尘再也看不见，
我立刻意识到，已到锁大门的时间。
过去的一天看着时针，心地坦然。
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熟悉的时辰。
快来吧，我悄然自语自言。
你看着他们来而复去已并非首次。

当然，太阳对我说什么话并不在乎。
太阳血红，即将落下远方的山峦，
好像唯有它自己最重要一般。
你不会还有一颗太阳。
造物主把它的杰作放在一边，
天使们的裁决就在锁起来的书页间。

逻辑告诉我，大门必须关上。
夜晚，天色最黑暗。

我坐在街边

我坐在街边，
把人们静观。
人们不知道，
我在把他们察看。

上帝是不是
也这样看着我们，
趁我们一点不留意，
趁我们没有理会，
也未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心中只有许多问号。
就眼下来说，

我只坐在街边，
将一切静观。

一　　刻

请静下来，请静一刻。
我想说点什么。
他同我并肩而行。
我本可摸到他的衣角。但我没摸。
谁还会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沙土沾到他的衣衫上。
他的胡须中有一绺柴草。
前夜，他想必独睡在仓库里。
有谁曾料到，到另一个夜晚
他会寂如鸟，坚如石？

我本来就没有料到。我不会责怪他。
我有时感到，他从睡梦中跃起，
狂暴如海，对我说：
吾儿。吾儿。我不知道
你长得那么像我。

我　看　到

我在黑夜看到一只白色的小鸟。
我知道，我眼中的光亮
会很快在黑夜中闪耀。

我看到一片云彩，像手掌上的斑点一样小。
我知道，我不能
向任何人解释雨的奥妙。

我已感觉到。
我看到落叶纷纷如雨下。
时光短暂。我不会发牢骚。

拉维科维奇诗七首

达丽娅·拉维科维奇(Dahlia Ravikovitch, 1936—　), 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甘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毕业。后作新闻记者和中学教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她将叶芝和艾略特的诗译成希伯来文,创作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但尤以诗作闻名。

拉维科维奇的诗作大多描述个人生活,表达苦闷、失落、哀伤等个人的精神感受。她既从现实生活,又从历史、神话和《圣经》中拈取生动的语言和形象,她的诗被认为"能超越个人感受的限制而具有普遍意义"。她的诗风近似叶芝,清新隽永,"犹如一泓清泉"。

拉维科维奇的主要诗作有:《桔之爱》(1959)、《严冬》(1964)、《第三部诗集》(1969)、《你所有的浪花》(1972)、《深渊的呼唤》(1976)、《真挚的爱》(1987)、《母与子》(1992)。

香港是如何毁掉的

我现在香港。
这里有一条狭长的陆地伸向河里
河里满都是蛇。

这里有希腊人、中国人、黑人。
在纸灯笼附近，专作表演的鳄鱼
把嘴张得大大的。
谁说它们在这里会把你活活吃掉？
许多人涌向河边。
你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丝绸
比罂粟花还要红。

在香港，
太阳从东方升起。
人们用香水浇灌花木
以增强花的香气。
晚风敲打着纸灯笼，
如有人被谋杀，人们会问，
那是一个中国佬，还是一个黑鬼？
他死得是否很痛苦？
然后，他的尸体被扔到河中
去喂鳖和鱼。

我现在香港。
夜晚，咖啡馆里灯光昏暗
街上的纸灯笼破裂。
地面乱哄哄，爆炸
乱哄哄，爆炸。
只有我知道
西方一无所有
东方也一无所有。

纸糊的龙张着大嘴
但地面爆炸。
敌人会来到这里
他们终生没见过丝绸。

只有那些娇小的娼妓
身著肮脏的绸衣
仍在接待嫖客
在挂满灯笼的陋室里。
清晨,她们会哭泣
为她们腐烂的肉体。
如有人被杀死,他们会问,
中国佬?黑鬼?可怜的东西,
但愿他死得并不痛苦。
黄昏已到,
第一批嫖客要来到
像鲜活的肉中的一根刺。

我现在香港,
香港悬挂在大泽边,
犹如吊在钉子上的一盏彩灯
挂在海角天涯。
龙也许
将把它包在大红绸子里
让它掉进
星辰的深渊。

只有那些娇小的娼妓将呜咽着穿上绸衣。
甚至现在
直到现在
男人们仍在捏她们的肚皮。

我现在不在香港
香港也不在世界上。
在香港昔日的旧址
只有一片发红的污迹
一半在水中，一半在天上。

你肯定记得

当他们一个个都离去，
我留下来与诗独处，
诗有我的，也有他人的。
我更喜欢他人写的诗。
我缄默无语，渐渐地
哽在我心中的块垒消融。
我留下来。

我有时希望每个人都走开。
那样也许更便于作诗。
坐在屋子里，四壁越来越高，
色调越来越深。
一块蓝手帕变成一眼深井。

你希望每个人都走开。
你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
你也许会想起某件事。
待事情都过去，你又纯净得像水晶。

待这些都过去，来的是爱。
那耳喀索斯[①] 曾深深恋上他自己。
只有傻子才不知道
他爱的也有河水。

你一人独坐。
你感到伤心，
但心不会崩摧。
那些淡忘的形象一一逝去。
还有那些缺陷。
一个太阳在午夜下山。
你还记得那些深色的花枝。

你希望你已死去或仍然活着
或变成另外一个人。
难道你连一个国家都不爱？一个字都不爱？
你肯定记得。

---

① 据希腊神话，那耳喀索斯是河神刻菲索斯和仙女莱里奥普的儿子，美貌出众。回声女神厄科向他求爱，遭到拒绝。诸神于是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

只有傻子才让太阳要落便落。
太阳总是很早就漂走
漂向西方的海岛。

日和月，冬和夏
会向你走来，
那是无尽的宝藏。

在耶路撒冷周围

有一列火车走啊走，
在夜间，
绕着耶路撒冷兜圈子。

小鸟在耶路撒冷上空盘旋，
声音很大地扇动着翅膀，
在黑暗中把一根羽毛
掉到耶布斯人① 的
打谷场上。

黑色的树排列在铁路两旁，

---

① 原为居住在耶路撒冷旧址上的迦南土著人。据《圣经》记载，犹太人先祖率其子孙渡过约旦河，征服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迦南诸城，耶布斯人仍留在耶路撒冷。到所罗门王统治时，留下的耶布斯人沦为奴隶。

大山洞呼叫着坍塌。
一条干涸的山涧伏在它的脚下
鹅卵土在闪闪发光。

夜晚，
有一列火车走啊走
绕着耶路撒冷兜圈子。

山峦环绕着耶路撒冷，
从废墟上刮来的风冲它悲哭，
小鸟打破沉默在尖叫，
猫头鹰的双眼在闪光。

山峦悬挂在耶路撒冷上空
像花环，像皇冠。
一块巨大的板状物研磨着尘土，
像被追猎的狮子一样在咆哮。

夜色中的隆隆声
就像一口
可怕的漆黑的大锅。
那个庞然大物吼叫着：哈利路亚！

盐　　丘

海上的泡沫像鸟翼一样飘动。[1]
两座盐丘在海滩上生成。
海实际上是一片湖区，
帆影点点
银光闪闪
与肥皂泡无异。

我们两人坐在各自游泳池的边上，
两道沙梁把我们隔开
中间还有很多海草。
蕨草厚重的叶片前摇后摆，
急切地想抓住凹凸不平的山岩。

一大堆海草挣脱羁绊落在我的脚边，
我的眼睑给太阳烤得有点怠倦。
海水高涨，漫过
一个水池又一个水池，
蓝色的水流形成明光一片。

池水拍打着我们的手掌，

① 这里的海指死海。死海低于海平面三百九十五米，海水含盐量约百分之三十，为世界上海拔最低、含盐量最高的咸水湖。

我们中间的沙堆有两臂长。
那一整天我们都没有相互靠近，
一丝都没有靠近。
我们的身体变成两座盐丘，
我们的双脚变成一堆海草。

夜晚的路上

那个男子站在夜晚的路上，
他曾经是我的父亲。
我必须前往他站立的地方，
因为我是他的长女。

他一夜又一夜独自站在路上
我必须走过去也站在那里。
我想问他我必须站多久，
一问才知道，我必须永久站在那里。

在他站立的地方有一种危险感，
因为那天他走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
我对他就知道这些。我要想法记住
正是此人过去是我的父亲。

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爱抚的话语，
虽然他曾经是我的父亲。
虽然我是他的长女，

他却未能对我说过一句爱抚的话语。

喜　　悦

我经历过一种无比的喜悦，
那就是安息日。那一天
所有的树枝都伸展开，祈求光明。①

光明像小河一样在空气中流淌，
太阳的轮子令视力的轮子激动。
我因而有一种无比喜悦之情。

树梢已点燃，光明还不能尽兴。
光明溢到河中，把河水点燃。
光明想吞下我的头，就像吞下一颗金果。

水仙花张开口，想吞噬
匆匆流淌的小河，漂流而去的长草。
正是那天是安息日。那一天
所有的树枝都尽情地伸展开。
我因而有一种无比喜悦之情。

① 根据犹太教法规，每周的第七天，即星期六，要停止工作，故称“安息日”。这一天，人们不但不工作，还要唱圣歌、诵圣诗，欢庆一番。

自　　豪

岩石也会断裂，我告诉你，
这并非因为年代关系。
岩石长年躺在那里
经冷风，淋热雨，
许多年过去，
一切似乎都平安无事。
岩石一动不动，裂痕隐而不见。
这是一种自豪。
岁月从期待的岩石上跨过去。
要打碎岩石的人
尚未到来。
这样，苔藓丛生，海草滋长，
海水涌来又涌去，
岩石看上去安然不动。
终有一天，一只小海豹前来岩石上蹭痒，
从此来而复去。
于是，岩石突然崩裂。
我告诉你，人若崩摧，却总是突然发生。

贝赛诗二首

雅可夫·贝赛(Yaakov Besser,1934—　),出生在波兰,年轻时移居以色列。长期做文学杂志编辑。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是位多产诗人。

贝赛的诗创作受到一九七三年斋月战争的强烈影响。他描写战争的杀戮,探索人类的损失,胸中充满激愤,笔下尽是疑惑与内省。他的诗的形式比较自由,形象不求完整,韵律不求和谐。

贝赛的主要作品有:《1940 年冬》(1965)、《盘根错节》(1967)、《此行诗钞》(1969)、《必须撤退的时刻》(1970)、《担忧》(1976)、《毁灭之外》(1982)、《他们已清扫院子》(1986)、《拳心》(1990)。

两张桌子

我的前半生已融进桌子的木头里。
桌子年久变黑,像木炭一样。
我用手掌反复把它抚摸
把手印留下,教会它
照掌纹行事。然后,

又给我自己买了一张桌子
桌子很轻。我可以说,几乎是白色。

桌子确实很轻,桌心的纤维是白色
我在它上面写作。
在另一张发黑的桌子上,
时光使桌面变得像黑炭一样,
我儿子用它写作。

我现在是两张沉重的桌子
放在地球的表面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当一位老人抚摸

当一位老人将妻子的肩头
一次又一次抚摸,
我感到好似有一只蝴蝶
振翅盘旋在我的心窝。
那小巧的双翼将我的睫毛不时地扑打。

当老人抚摸的手离开妻子的肩头,
我感到我必须学会
将我那震颤的心灵
同那个男子的手指分开。
那手指像雪一样已在我嘴唇上融化。

伯恩斯坦诗五首

奥利·伯恩斯坦(Ory Bernstein, 1936—　),出生在特拉维夫,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后为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他既写诗又译诗,曾把 T.S. 艾略特等不少英美诗人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出版。

伯恩斯坦出版有多部诗集,主要有:《清泉及其溶剂》(1955)、《同室同光》(1962)、《短季》(1967)、《孤独行为》(1974)、《公共地》(1979)、《死》(1982)、《遗骸》(1987)、《私事》(1992)。

伯恩斯坦的诗作以描写喜与惧见长,充满怀疑和悲观色彩。他经常通过描写旅行、时间和爱情,表现美、丑、恶与自由的短暂。

锡耶纳黄昏——公园*

秋天和蜜蜂。这些傍晚把我带向何方,
这些芬芳的傍晚? 白天,紧张的运动
还有拥挤的人群。而到夜晚,
茂密的松林,黑魆魆,风儿整夜

* 锡耶纳为意大利中部一小城。

在里边刮。你的美
在那年的整个秋天都向我展示。
只有到了早上，
蜜蜂嗡嗡地纠结成金色的一团，
才将你包围。它们把我们带到了何方，
在那些越来越短、无忧无虑的日子，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一个越来越暗的公园里，
蜜蜂四处嗡嗡鸣叫？有一个星期一，
我坐在锡耶纳静观鲜花开放。
秋天把一切运动都染成金色，
使其运行的速度放慢。一阵微风
在城市的上空轻拂。而现在，
在我的身边，你的双手不在，你的
气息不在，你的一切都不在。
你激越的嗓音在黑夜极为惊恐。
蜜蜂拥来，又飘然而去，
把我幽禁在
一个短暂的季节之中。

对　　话

我们过去交谈很多。有一次
是下雨打断我们的谈话，有一次是饥饿。
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总是漫不经心地
徜徉到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直到惊恐而返。
我不知道我们为何不再相逢。

风儿打扰了你，满携着籽种。

自从他们用板油一样的尘土塞满你，
你一直是顺便驻足，短暂交谈。
黎明时分，一把空椅子被你填满，
秩序就变得狂乱不堪。

你装作死人的样子。
这对你来说很新鲜。你不适应。

你现在提问，但无人回答。
看一眼大地是你的本分。
我数过的日子已经
超过你的日子。这很公正。

离　别

无声的微风悄悄走过
我曾去过的花园，
园中的树木颤抖着
犹如捞到一条大鱼的鱼网。

我必须明白我会怎么样。
云彩悠闲地走来。
有人曾先我来到过这里
他丢弃的东西至今犹存。

他们很快就会介入。
傍晚通过树木抛下来。
一场清明的雨水将把我们融合在一起。
也许他们本无恶意。

夜　行　记

你在睡梦中去某个地方
归来时蓬头垢面，神情疲惫，
你有时在睡梦中
边走动边说话。
而我却留在这里，在你身旁，
百叶窗的影子从我身上掠过
我正准备去旅行。你走时，
请留个话，说明你的目的地：
今冬回来，也许过几个冬天回来，
那时，城市将被雨水冲刷一新，
我也许会做好准备
同你一道踏上征途。
同时，在你和我在这里相处的时候，
你的脸上流露出旅行者的神色，
消失在遥远的火车车窗中。
火车摇摇晃晃
早已沾染上某种奇怪的意识。

关于无限辉煌

连这也逐渐消失,
无限辉煌还会剩下什么?
孩子的面容,灌木的面貌,视而不见的天空。

我看到正是这些日子
正在临近。这些日子
现在含有一丝死亡的阴影。
一种清白无瑕、短暂的记忆
在入睡前消融。

一位友人今晚来看我。
我打开门。他从他的地方
来到我的地方。
他侃侃而谈,但我却没听到什么。
他的声音大多很难听见。

许多事情都像这样在傍晚消散,
一连几个小时什么声音也没有。

赖赫诗二首

阿舍·赖赫(Asher Reich, 1937—　),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从小受的是宗教教育。十八岁时,他打破宗教惯例参军。退役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哲学和文学,将宗教传统完全抛弃。他一边编文学刊物一边写诗。

赖赫的诗作主题多样,有反映当代以色列现实生活的"抗议诗",而大多为述说自己命运的"个人诗",富有自传色彩。诗中既有感官的、色情的描写,也有极为抽象、形而上学的成份。

赖赫的主要作品有:《第七年》(1963)、《夜阑》(1972)、《现状》(1975)、《国土风景》(1978)、《女仪》(1980)、《新邮船》(1983)、《纸工》(1988)。

断　电

请看我房间这支蜡烛:在它那变幻的形体之上
隐约有一种闻所未闻的美的景象
那是唯一的夜哨
把我很快要进住的地方清扫

只要能忍受那壁立的夜色到沉寂无声

我就会在这里等待，我就不会动摇
因为我会看到蜡烛的声响

烛光缓缓穿过那沙沙作响的暗影
我今晚就像渔夫一样把耐心
抛给那些步行者，只要他们能看到

烛光在晨光中闪烁
就像墙上的洞一样，无疑会连接起
太阳的光线：我们的灵魂之光。

五个手指中的孤独女人

一

一个孤独的女人
就是女人一点点
孤独一大堆。
只有最敏锐的眼睛才发现
她最善于又最拙于
在书本内外
编织她的心曲
只有一点为自己
大多却是为别人
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孤独有多长。

二

她沿着大街走去时
大街好像从她身旁走过。
只有孤独的芳香
才宣告她的到来。

有很多时候，她同自己相遇
在疲惫的镜子里
在熟悉而破旧的梦中
就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

三

有时，她爱上一首诗。
她的家乡忧伤而寒冷
如果她住在此地
在这些邻里中间
她就拥有一片海洋
海洋用涟漪和理解接待她
对她来说，宁静的海浪
也许骤然间会推出
春天，一个幸运的季节。

四

一个孤独的女人,她的灵魂
大半已倦于拨弄珀涅罗珀式的希望①
无声地召唤她各色的情人,
玩弄夏天的魔术
好像她仍值盛年。
有谁会看到
她把自己展示于人?

五

夜晚,她等待
有人把她从孤寂中拯救。
她铺好自己的床褥,
她造好自己的坟茔,
以便在空间休憩,
在自己的床上安睡
而她用手指编织的梦就睡在她身旁。

她内心的反响
是风,是黑暗

---

① 珀涅罗珀为希腊神话中英雄俄底修斯之妻。俄底修斯在外流浪二十年,许多人前来向珀涅罗珀求婚。为摆脱他们的纠缠,她坚持要他们等待她为年老的公爹织完一块寿布。她白天织夜间拆以拖延时间,直到丈夫归来,阖家团圆。

来来往往
好像从来没有这样。

威泽蒂尔诗六首

迈尔·威泽蒂尔(Meir Wieseltier, 1941—),生于莫斯科,在波兰、德国和法国生活两年后,于一九四九年移居以色列,现住特拉维夫。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后做文学杂志编辑。他既写诗,又把大量英、法、俄文的诗歌和小说译成希伯来文出版。

威泽蒂尔的主要诗作有:《第一章,第二章》(1966)、《诗百首》(1969)、《拿走它》(1973)、《乐观的事物》(1976)、《内与外》(1977)、《入海》(1981)、《简明的六十年代》(1984)、《希腊岛》(1985)、《信札》(1986)、《仓库》(1995)。

威泽蒂尔是提倡以希伯来口语入诗的“特拉维夫诗派”的代表。他写诗时经常将自己摆在作品的中心,用语讥诮辛辣,情调悲怆。

拿起这些诗

拿起这些诗,但不要读。
向这本书施暴吧:
唾弃它,毁掉它,
揉皱它,踩破它。

把这本诗集扔到大海里——
看它会不会游泳。
把这本书放到燃烧的火炉上——
看它能不能禁得住火烧。
钉死它，锯掉它——
看它能不能禁得起。

这本书是一堆烂纸，
字母像苍蝇一样蠕动，而你
行尸走肉，吃尘土，淌鲜血，
盯着它昏昏欲睡。

征　集　令

他们随后召来小王子
把一挺轻机枪交到他手上，对他说：
确实，你是从另一个星球来到我们这里，
但是，你现在已来到这里，
从那顶彩色帽子下边
冒出来的不是大象，而是一辆坦克，
点灯的人是个恐怖分子，
如果你不消灭那些绵羊
那你就会被消灭；
事情就是这样，小王子。

关于耶路撒冷的诗

假如耶路撒冷根本不存在，
那他们写一首关于耶路撒冷的诗又有何用。
假如耶路撒冷根本不存在，
他们只能在另一个地方把它歌颂。
假如特拉维夫根本不存在，
那他们写一首关于特拉维夫的诗又有何用。
假如特拉维夫根本不存在，
他们只能在海法[①] 把它歌颂。

此后，特拉维夫将再次出现，
耶路撒冷将在山岩中开花。
海法甚至会伸展在迦密山上，
就像一个阿拉伯石匠。
一颗巨大的太阳将吻遍所有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就像是小孩，
桀骜不驯，终归于好。
这颗太阳在我们这里炎热而宁静。

① 以色列港口城市。

词　　汇

在圣殿毁坏前两年①
人们不把毁坏叫毁坏。
在大屠杀② 发生前两年
还没有这样一个名称。
在圣殿毁坏前两年
“毁坏”一词怎么讲?
那是一个描绘不愉快事物的字眼,
但愿它不再发生。
在大屠杀发生前两年
“大屠杀”一词怎么讲?
那是一个描绘巨大噪音的字眼,
内含巨大的吼声。

---

① 圣殿是古代犹太人崇拜上帝的中心场所,在历史上共有两座,均在耶路撒冷。第一座为统一以色列的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在位时所建,公元前九五七年竣工,规模宏大。公元前六〇四年和五九七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洗劫圣殿,到公元前五八六年彻底摒毁。波斯王灭巴比伦后,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于公元前五三八年重建圣殿,公元前五一六年完成。此为第二圣殿。公元七〇年,第二圣殿又被罗马人彻底摧毁。

②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在德国及其侵占的其他欧洲国家,纳粹分子及其帮凶对犹太人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迫害和屠杀,约有六百万犹太人被害,史称“大屠杀”。

孺子难教

慢慢地，慢慢地，孩子们才能学会恨。
他们为此要花大量时间，
在学校需要许多年，教孩子学会恨
可是不简单。每个教师都知道，
孩子们心中的爱怎样拒不消融，
又怎样开始崩溃，在布道者口中
遗留下索然无味一片。
有时，一个孩子学着把敌人扛在肩头，
挣扎着走一段路，摔倒，又站起来，
把雨点般的惊诧和希冀
洒在敌人光秃秃的头上。
他已被包围，但仍不知道。
纯真之情猛然袭来，
他鼓起英雄的双唇
为敌人吸吮肮脏的血液。
明知末日将临，他还最后一次伸出手
伸向世界的源头，任其沉没
任其再次被吸收。
孺子难教。

诗歌被埋葬

有时，每个诗人都把自己想象成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诗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世界是粪土，是毁灭性的火焰。
每个食品店都是一座火山。
世界，浑浊的水流，腐蚀性爆裂的岩石
也是诗歌？
诗歌已经被埋葬。它是私生女
出自男人天性的计谋
出自对交媾与豪夺的贪欲。
命运几度对它垂青，
但命运已去。诗歌已经被埋葬。

这里有一首诗的声响，但愿它继续响下去，
可是，没有人听，也没有人愿意听。
过于嘈杂。
某种更重要、更强大、更持久的东西
将它耗尽。诗歌已经被埋葬。
（像一个无名的小岛
位于被误称为"太平"的大洋中：
某位船长或其他人
据说看到过它。
一个地质考察团

发现它遭水淹。
有人将此看得过于严重，继续向前，
希望能发现
它触礁后毁掉。)

赫维茨诗三首

耶尔·赫维茨(Yair Hurvitz,1941—1988),诞生并终生居住在特拉维夫,以当排字工人和校对为生。他特别喜欢苏格兰诗歌,并有译作出版。

赫维茨在其诗作中喜欢描述自己的内心感受。父之死、母之忧、自己的爱与恨,都是他诗作的主题。

赫维茨的主要作品有:《在无声的大街上》(1961)、《低边诗》(1962)、《没有天堂的城市》(1968)、《巫季》(1970)、《泽国水仙》(1972)、《雨的解析》(1980)、《精选地》(1982)、《令人担心的关系》(1986)。

敞开你的心怀

一个没有天空的城市,静谧得像个避风港
在那里,我把自己的年华视为死人的裹尸布
所有的江河都奔流
所有的江河都奔流到心脏
所有的江河和山岭都把城市环绕
所有的江河都来自江河的源头
而我微不足道

犹如装在篮子里的水
一件小小的礼物

这水是心脏轻吻花朵时留下
我只是山上一只面临死亡的小鸟
居住在一个像天空一样展开的城市
水在痛苦地流淌

充满痛苦的流水
我将把痛苦流水中的痛苦辟开
犹如鱼儿在水中翻跃
我将爬上水的台阶
就像一只小鸟

我将把蓝色覆盖的地球亲吻。

我心中的悄悄话

那个死人紧紧抓着我。
我只好跟他走。
他夜晚出现在我面前——那个死人。
我跟踪他的岁月。

他曾是一个王国。
几年过去。
一种破碎的光环把他笼罩。

一种破碎的光亮在我心中移动。
我了解那些困难的岁月。

一个男子在街上行走。
他看见我在笑——那个男子。
但是，让我如何解释
某个死人牢牢把我控制
魔性在我心中
有力地耳语?

献给我的心爱，在她起床时

悄悄地，悄悄地，夜晚掠过
树木和心头。大地
赖天恩变换容颜，凉风
习习吹来，把催灰变白的魔力撒在霜叶上，预告
在饥渴的树根中埋下的种子
正期待着雨水的到来。悄悄地

悄悄地，我的心爱。归来吧
归来吧，你的魔力，我的心爱，归来吧
蒙着面纱的天使的脸庞，天使的脸庞就是我的心爱
踏上海岛，天使与鲜花
光华四射，来来往往，乘兴
航行在海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心儿在谈论天使们的妒意，天使们

踏上海岛，海岛的夜晚

悄悄地，悄悄地逝去。大地
变换容颜，阵阵凉风在清彻的天空中为我的心爱吹拂
而她正在起床。

瓦拉赫诗三首

约纳·瓦拉赫(Yona Wallach, 1944—1985),生于特拉维夫市郊。六十年代成为“特拉维夫诗派”的活跃分子。她不但经常为以色列的文学期刊撰稿,还为以色列一摇滚乐团写歌词。

瓦拉赫的诗作以“充满神经能”著称。她总是把摇滚乐、荣格心理学和街巷俚语融为一体,使其诗作具有爆发式的节奏。她不受任何传统的诗歌形式的束缚,将妇女解放引入希伯来诗歌,大胆描写两性生活。她的诗作被誉为女性诗人“文体的典范”。

瓦拉赫的主要诗作有:《事物》(1966)、《两座花园》(1969)、《诗集》(1976)、《野光》(1983)、《形式》(1985)、《外表》(1985)、《诗选:1963—1985》(1992)。

乔　纳　森

我在桥上奔跑
孩子们在后边追
乔纳森,乔纳森
他们高声喊叫
一点儿血

只要一点儿血，拌上蜜吃
我同意只扎一个针眼
但孩子们却需要
他们是孩子
而我是乔纳森
他们用一根菖蒲杆砍下我的头
用两根菖蒲杆
把我的头捡起来
又用皱巴巴的纸将我的头包起来
乔纳森，乔纳森
他们说
我们确实抱歉
我们原未想到你竟会如此。

一只灰母熊把我抚养

一只灰色的母熊把我抚养
星辰之乳浆是我的主要食品
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
——我是说在我记忆中我那有生之年的时日里
就是我自己，这点我怎会忘记

押　沙　龙*

我必须再一次
回忆我儿押沙龙
他的头发同我的怜悯纠结在一起
但我不能
结束我儿押沙龙的性命
我在构筑我的感情的前景
怜悯征服我
可能还有饥饿
返祖的欲望
不准再投胎的押沙龙
押沙龙将是我的情人，我会将此记忆
在押沙龙成为我的情人时
会有一种实在的感觉，或者说
我的腹中怎么会没有我儿押沙龙
一连串星辰殒落
一柄剑击在
那块磁石的心上

---

* 据《圣经·撒母耳记》，押沙龙为希伯来统一王国时期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非常俊美，长着又长又浓的头发，每年剪一次。大卫王年迈时，押沙龙纠集一些人起而谋反，欲夺王位。后来，押沙龙失败，骑骡子逃进森林，浓发被缠在树枝上。骡子向前冲去，他身悬空中，不能脱身。大卫王的元帅约押赶到，将押沙龙刺死。大卫王闻此，哀泣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

一种准确的感受：
什么使你奋斗
什么使你休息
风啊
风把你弄到何方
我的儿。

吉尔德曼诗二首

莫迪海·吉尔德曼(Mordechai Geldman, 1946—　),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早年移居以色列。现为心理医生,居住在特拉维夫。除写诗外,他还经常为报刊撰写文艺评论。

吉尔德曼从一九七〇年开始发表诗作,现已出版九部诗集。其中有:《海洋时与陆地时》(1970)、《鸟》(1975)、《窗》(1980)、《66—83》(1983)、《米拉诺》(1988)。

吉尔德曼写作用词豪华,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因有"意象大师"之称。

直升飞机彻夜在水上搜寻*

直升飞机彻夜在水上搜寻,把水面照亮
水变得像水晶一般透明
水也暴露了我放牧的地方
紫红色的救护车在哭泣、在嚎叫
想把我从水上召回来

---

* 这是诗人第一部诗集《海洋时与陆地时》中的一节,描写抢救一个投水自杀的孩子的场面。标题为译者所加。

它们血红的眼睛在水面上搜寻
它们施放出五彩的火焰，寻找我的心
广播开始，我父亲呼叫儿子
我母亲则呼叫
我的血和肉

这里有偷懒，这里有贪睡
这里的草场透明，这里的牛羊无忧无虑
玻璃做的长笛着了迷。

植　　物

一棵植物在花瓶中生根，
我把它栽到房子的柱石旁，给它浇水，
又给土地施肥，它已经扎下根。
邻居担心柱石受损，走过来将它拔掉，
我于是又把它栽到房子后边的窗户旁，
我说，我要保护它不受损害。
可是，清洁妇把地毯扔到院子里，把它折断。
我很哀伤，同朋友、妇人、狗儿“欢欢”谈起它，
我需要安慰，他们都有此表示。
但是，我难过的心并未平复。

这是因为，一棵植物象征一片森林，它提醒我
我来自森林，来自波兰的森林，
我来自雪原，来自祖母的村庄。

祖母曾坐在那里的窗前看着雪花飘落
落在梨树上，山莓树丛中，黑土地上。
电闪雷鸣，母牛在惊恐中生下小犊，
大雨倾盆，好似天上的水帘给打开。
春天，鱼肥鳞亮，河水泛起银光。
秋天，空气明净似镜，温柔的禽鸟尽情交欢。

我记得，我来自大海，
我想从地中海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每年夏天的每个清晨，我都带上一袋食品
像上学一样去找蓝色的孔雀，
我看到，孔雀通体如何变成一片金黄
它们的魅力如何幻化成美丽的肉体，
我审视着那蓝色可能发生的无穷变幻。

小船幸运地消失在好心肠的碧空，
白色的球儿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
我曾是一名腰细如柳的救生员，
具有慷慨与美丽这两重品格。
（我希望他能拯救我。）

姑娘们披着潮润的秀发，具有不同的美，
海浪中隐现着强力与羸弱的神秘——
热切的期盼化为冲向陆地的泡沫。
海鸥在泡沫中诞生后突然出现，
在光线斑驳的海底深处，
小鱼儿学着漂下克伦卡耶梅特水族大街。

我寻找一些来自外省的女孩子。
她们知道一些植物的名字。
她们学习过植物指南，禽鸟指南。
我喜欢一个出生在山区的男孩子。
我家的清洁妇每周从她家的花园给我带来鲜花
——这是否显得多愁善感？

我来自热带森林
但我从未去过那里。
美丽与荒蛮在那里扭结在一起。
爱情在那里像野兽一样狂暴、沉重和柔顺，
像带露的五彩缤纷的花枝一样熠熠闪光。
我来自感情炙热的国度，
那里的太阳结出充满鲜血的水果
那里的美丽同怪诞相连
那里的天是天、地是地、夜是夜
那里的爱是爱、死是死。
如果你侧耳倾听，你就会听到
任何事物都会随时、就在此时既生长又凋萎。

沙布泰诗四首

艾哈隆·沙布泰(Aharon Shabtai, 1939—),生于特拉维夫市,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希腊文学,现在该校教授希腊戏剧。他一方面翻译希腊戏剧作品,一方面写诗,已有九本诗集出版,主要有:《基布兹》(1973)、《家务诗》(1976)、《首次演说》(1985)、《开始》(1986)、《爱情》(1988)、《离婚》(1990)、《麦塔济维卡》(1992)。

沙布泰的诗创作深受希腊神话影响,善于将平凡与超常结合起来。他早期诗作经常采用客观主义手法,描写基布兹集体农业组织的生活。从一九七六年起,他开始创作“无休止系列诗”。这种诗无始无终,分为若干用数字标识的诗节,每节一般六行。他总是利用这种短小灵活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离 埃 及

我出生时警报长鸣
人们把我用棉花包起来送到防空洞
他们担心地把我藏在一个小盒子里
盒子放在轮车上

在人腿与桌子腿之间移动
在紧靠树根和小河的地窖中
我靠潮气和牛奶过活
我毫无畏惧地将生养我的地方触摸。

通过三楼的窗户
我看到他们离去
沿着弗利什曼大街走向海边
在工人住宅区
和贝特·埃尔教堂之间的空地上
歌唱、祭献。
我是个孩子,踮足而立
那是全年中最长的那一天
下午的一个时辰。

家务诗(选三节)

九

出于需要
我们才养育自己

需要产生
最甜蜜的东西

水果

滋润爱情

十二

嘴是
爱的器官

除此之外
还会说话

增进营养
把味道品尝

十三

我爱你

十一年来
我爱你

六年半之前
我娶你为妻

我们这对男女
永不分离

驴　子（节选）

一一四

我不需要
机械
(几根金属棒
排列在一起
如此而已）
刮去污泥

一一五

我要用
桔子树枝
刮磨
鞋子的
底

一一六

不需要
桔子
树枝
最好用
刷子和水

一一七

扔掉刷子
将你的鬃毛
还给大自然!

一一八

水,水
回到
水龙头去!
通过水管
回到
山丘的怀抱!

一一九

刮掉污泥
用剪子
(更方便些)
用耙齿

一二〇

把这个电冰箱
完好无损地

归还给
大自然的怀抱

一二一

金属——
还给熔渣堆
镍片
还给尘土

一二二

把
纸和塑料
还给橡树
还给空气
还给
矿物油

一二三

橡胶
还给橡树
而思想
(论述橡胶)
还给大脑
如此而已

一二四

正因为如此
不需要剪刀
我用手指甲和脚趾甲
来刮泥

一二五

也不需要
什么台阶
我的准则
是：

一二六

夏天：
去弄瓜
冬天：
去搞桔子。

一二七

不管怎么说
我不想
刮掉泥巴

明天，明天之后
或者
其他时日

一二八

因此
扔掉你的钉耙！
（穿透
椰果的壳）

一二九

把椰果壳
扔掉
省得再穿孔

一三〇

去睡吧
在同一片田野上
（已经说过
田边有一颗杏仁）

一三一

鉴于万物

皆返还
你也
返还,
啊,父亲!
啊,儿子!

爱　情(节选)

我想躺着等待你
在这些灌木丛里

躺着等待,躺着等待

突然
径直将你抢走

借助
深深的犁沟

深深的犁沟
好似人为造就
在把你抢走的时候

抓你决不会失手

此后,再一次

整个躯体，你的躯体
光滑得犹如珍珠母

你的躯体很光滑
非常光滑，因为它会说话

宝贝儿，宝贝儿，
我怎样才能活下去

我将怎样拥抱你?!

白杰拉诺诗二首

玛娅·白杰拉诺(Maya Bejerano, 1949—　), 生于海法市, 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 爱好音乐。现为图书管理员, 业余摄影师。她从七十年代开始写诗, 善于运用电影手法, 制造轰动效应。已出版的诗集有:《鸵鸟》(1978)、《热与冷》(1981)、《数据处理》(1983)、《鸟之歌》(1985)、《喉音》(1987)、《鲸鱼》(1990)。

我很匆忙

我很匆忙, 不能愉快交谈
因为我浑身都很愉快,
我的舌头因你友好交谈而消失;
夜幕降临——坚果砸碎;
光线散开;
空气纯净而幽暗;
我的思绪不清晰, 我的声音融进
悠长的和弦, 其中有千万个鬼怪
在歌唱我的愉快; 它们是那么小……
因此, 务必谅解,
我很匆忙, 不能同你

愉快地交谈，
因为我浑身都很愉快。

鸵　　鸟

让我像
鸵鸟一样
搭个窝。
让我脸上的
百叶窗
都关掉。
用花塑料布
把它们
都蒙上。
秋天一到
塑料布就会掀掉。
我看上去
简直有点疲劳。
面孔和身体
伪装得多美妙。
女人们！
海伦娜·鲁宾斯坦
在欺骗你们！
那种疲惫的神色
令人镇静。
打消所有的疑虑，

内部和平就能
维系。
但得意之日一到,
鸵鸟就抬起头,
瞅着她的求婚者
祈求原谅
然后走开。

拉奥诗二首

伊扎克·拉奥(Yitzhak Laor,1948—),出生在以色列的一个农业基布兹。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文学和戏剧。现住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电影学校任教。

拉奥从八十年代开始成名。他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但更以诗闻名。早期的作品政治性强,旨在“唤起民众的意识”。他的剧作《伊弗雷姆从军》批评以色列军队,曾引起轰动。他写诗不讲语法,主张摆脱一切传统的窠臼,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

拉奥的诗作有:《离去》(1982)、《只有身体记得》(1985)、《在铁谷》(1990)、《外国旅馆之夜》(1992)。

独处:考究的抒情诗

我曾想一人独处,停止打交道
　　同那些心外之物
我告诉自己我现已厌倦聚会
　　我要躲进内衣下边一个巨大的躯体
蜷缩在床上就像妖魔钻进一个小瓶
这样,我把自己缩小,我自说自听
　　闻起来就是如此

我正值童年，如此这般的甜蜜
　　体内涌动着一种温情，令他满意
现在，我要吸吮这种毒药，令人陶醉的孤独
　　我会嗜之成性
那是一种持久的性高潮，一个瘦小的男孩
　　在一个巨大而刺鼻的躯体中孕育

绝非政治诗：退隐

待到退隐那一天，我要非常精确地描绘
这种悲惨的节俭，而发自内心的沉默
将重新主宰世界的旋律，那会使我站起身
使我坐下再站起，坐下又逃走

我已悄悄迁徙，我将用一种舒缓而简单的动作写作
这种动作像疾速的曲调一样崇高
从那里来的：不是讥讽，不是辛辣，不是屈从
(那里和这里仍包括这些)

这里沉默，唯一的旋律是文字的旋律
文字以一种内心的誓言书就，引人注目
突然，我在清晨消失
我会醒来，将世界变幻成我自己
我已迁离我童年的栖身之地，没人理会，
　　神情颓唐，早已默默无闻

索密克诗三首

罗尼·索密克(Ronny Someck,1951—),出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很小就移居以色列。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文学和犹太哲学。现在主办创作学习班。

索密克从小就喜爱并参加特拉维夫的大众文化活动。这些充满地方色彩和奇幻韵味的活动,都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他擅长创作短小、隽永的抒情诗,用语通俗,富调侃情调。

索密克的诗作有:《流亡》(1976)、《独唱》(1980)、《沥青》(1984)。

咏女宇航员

你能看到地球在移动
移动在她的工装裤和鞋底之间破损的边缘。
在我们去努韦巴[①] 旅游的路上,路边的指牌都是紫色。
那乳罩带很迷人,那卷发极富魅力。
空气缭绕,柔韧得像一套宇宙服。

---

① 为埃及西奈半岛亚喀巴湾沿岸一旅游小城,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后曾被以色列占领。

忏 悔 诗

你必须把迷雾撒在她的鞋底上，
在每个脚踝上都绑上一根老鹰的羽毛，
把对她面孔的记忆当作一个印第安人的传说。
一旦有人要把忏悔比作一支毒箭，
印第安酋长的鲜血就会在我同她分手的大街上流淌。

焊工街：她在婚礼上歌唱*

历史评说她时，她会坐担架而来。
那时，她的吉他手会演奏另一首婚礼曲，
向那张受宠的桌子献上一瓶香槟酒。
她说，“你的一些朋友曾经唱过
一个迷失方向的男子。在我感觉良好时
我就成为那种女子，而在我感觉不好时
我就成为一个手持话筒的妓女。”
如果是在另一条街上，我也许会爱上她，
但在清晨的焊工街上，他们为旧汽车改换化油器。
晚上，则举行婚礼。
傍晚时分，她穿上蓝色的衣装。

---

* 焊工街为特拉维夫市南部一条繁华的街道。这里有许多汽车修理行、电焊车间，因而得名焊工街。同时，这条街上还有不少专供举行婚礼用的大厅。

她知道，上帝正是利用这种颜色造就了大海，
只给她留下几滴水放进路上的水洼里。

阿亚隆诗二首

利厄·阿亚隆(Leah Ayalon,拒不透露生年),生于耶路撒冷。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比较文学。现在犹太国家图书馆工作。除写诗外,她还写短篇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某种存在物》(1991)。

阿亚隆被称为以色列“八十年代最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诗作色彩绚丽,富异国情调,大多揭示自己作为女性的内心世界。

阿亚隆的代表作有:《水下》(1983)、《此即天堂》(1984)、《月升夜临》(1987)、《丹尼尔—丹尼尔》(1988)。

一个封闭的地方

夜幕,夜幕降临,
没有音乐,没做任何事情。
我惊恐的自我砥砺着涤纶线团
桌布铺在餐桌上
翠绿、成熟的猕猴桃很柔软
在厨房里很快切成薄片
刀锋上下挥舞
柔软的薄片堆积在木板上

就像银白色的视网膜。
水汽在沾满油垢的火炉上蒸腾
还有烤面包的香气
酒气和香烟的雾气。
这里没有门。
此处全封闭。
一只欢唱的小鸟在烟雾中鸣啭
站在一个明亮的小台面上
准备飘然而去
就像大洋上的一只内管
还有一只戴防护罩的小鸟
胡乱地喝了些甜酒和软饮料
用它的前胸将烟雾分开。
但是
夜幕,夜幕降临
我仍难把门找到。

第二个女人与不安全

我接过别人的职位
为什么我注定要接过别人的职位
而不是自己首先占有。
她淹死在海湾
我必须取代她的职位。
她的鸦片的香味四处都是
搅得人心神不安。

四壁都敌视我。
树木疯长
到处都是虫子。
所有这些你都不知道。
你会爱我吗?
我可没能力扮演她的角色。
我真不懂你为什么挑选我。
你不在此地的时候
我就向海湾跑去
向长着狗茴香的草地跑去,
猛烈的西风抽打着茴香草
像小孩子那样把它们压倒。
当它们退向海岸
大海以虐人为乐,哈哈大笑。
这有多远,有多远。
我有好长时间没让自己生病
今后有谁把我照料。
然而,躺在床上
我在夜晚总想
根据哪条天律
我注定总当第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
作者＝（以色列）比亚利克等著　　高秋福译
页数＝２６１
ＳＳ号＝１１４００２１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８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次
前言
比亚利克诗十首
我死后
夏日
请把我庇护
我抛撒叹息
我赢得光明并非靠侥幸
黄昏时分
孤独的树枝
夏日逝去
论杀戮
我家的花园
切尔尼科夫斯基诗五首
人们说世上有一片土地
在基利波山上
你瞧，大地啊
我相信
兀鹰，你山中的兀鹰
斯坦伯格诗二首
夜晚
晚读
本－伊扎克诗五首
我不认识我的灵魂
幸运者是那些只播种不收割的人
白日将尽时
暴风雨之夜
孤独的人们说
沃杰尔诗十二首
我的马儿慢慢爬
一个静谧的夜晚
在家里
秋日就要萌动
你坐在我身旁
夏日的夜晚
用轻柔的手指……………………………………………………3？我看见我父亲
最后一辆孤独的马车
不要害怕，孩子
秋夜

  - 几千具黑棺
- 雷切尔诗六首
  - 也许
  - 我的白皮诗集
  - 我只知道怎样述说自己
  - 他的妻
  - 在我的花园里
  - 致我的祖国
  - 格林伯格诗三首
    - 每个人都像我自己
    - 沉默的殉难者
    - 在他们的犁铧下
  - 施隆斯基诗三首
    - 给我穿上衣服吧，妈妈
    - 三个老妪
    - 一位公民关于其住区的论文
  - 伦斯基诗二首
    - 白天变成傍晚
    - 磨坊
  - 奥尔特曼诗十首
    - 银盘
    - 第三位母亲
    - 古谣
    - 大路上
    - 弃儿
    - 夏夜
    - 纺织女
    - 月亮
    - 为你的脸作的诗
    - 哭泣
  - 戈德堡诗四首
    - 从我妈妈家
    - 浪子
    - 观蜜蜂
    - 祷文
- 巴特－米里亚姆诗二首
  - 双腿又细又长的小鸟
  - 她们坐着
- 耶舒伦诗四首
  - 今日前夕诗
  - 关于非洲人的诗
  - 请不要问
  - 野鸽
- 哈尔菲诗八首

都怪月亮
采金人
郊区
小鸟夜晚掉下来
有个人讲话
我们同那些不过假期的人在一起
失踪者
起初，我们哭泣
普里尔诗五首
耶路撒冷：爱的阶梯
春日忆秋
分别
小传
一幅中国刺绣
科夫纳诗三首
科学家们错了
他们在埃因哈豪雷什建房
我的小妹
吉尔博亚诗十首
以撒
清晨
骑手的马
出生
瞪羚，我要送走你
铅粒
我寻求最朴素的话语
如果我有一百顶帽子
蓝与红之歌
在黑暗中
古里诗四首
俄底修斯
过去有一只鸽子
我生活在古书中
假日结束
希列特诗二首
致苍鹰
老兵们的话
卡米诗四首
故事
条件
陌生人
独角兽照镜子
阿米哈伊诗九首
妈妈把世界烘烤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战地雨
我父亲
父之死
上帝的手在人世间
两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长发女与短发郎之歌
初战
西万诗四首
儿歌
一个犹太人坐在林荫大道的长凳上
纪念会上的不快事
帕兰
特雷宁诗四首
彩衣
继承人
遗弃的神龛
钾盐
佩吉斯诗十一首
挽歌残章
自传
用铅笔写在封闭式火车厢中
信息
乌龟
画像
欧洲，晚时
访一位物理学家
认同
新情人
故事
约内森诗三首
老喜剧演员
拟民谣
河滩
平卡斯诗二首
夏日嬉戏
冷与热
泽尔达诗十首
我的灵魂呼喊
隐形的迦密山
激烈的对话
有位年逾耄耋的老妪
人皆有名
缝纫女

        我站在耶路撒冷
        你掩饰你的灵魂
        面向大海
        闲适
        多尔诗六首
        为赎罪日而作
        你是对的，你知道
        公园
        一个人行走
        橄榄树
        过河
阿维丹诗四首
    个人问题
    污迹仍留在墙上
    史前史
    摇篮曲
扎克诗六首
    献给聪明情侣的歌
    把树上长的一切都交给我
    当最后一批骑手
    我坐在街边
    一刻
    我看到
拉维科维奇诗七首
    香港是如何毁掉的
    你肯定记得
    在耶路撒冷周围
    盐丘
    夜晚的路上
    喜悦
    自豪
贝赛诗二首
    两张桌子
    当一位老人抚摸
伯恩斯坦诗五首
    锡耶纳黄昏——公园
    对话
    离别
    夜行记
    关于无限辉煌
赖赫诗二首
    断电
    五个手指中的孤独女人
威泽蒂尔诗六首

拿起这些诗
征集令
关于耶路撒冷的诗
词汇
孺子难教
诗歌被埋葬
赫维茨诗三首
敞开你的心怀
我心中的悄悄话
献给我的心爱，在她起床时
瓦拉赫诗三首
乔纳森
一只灰母熊把我抚养
押沙龙
吉尔德曼诗二首
直升飞机彻夜在水上搜寻
植物
沙布泰诗四首
离埃及
家务诗
驴子
爱情
白杰拉诺诗二首
我很匆忙
鸵鸟
拉奥诗二首
独处：考究的抒情诗
绝非政治诗：退隐
索密克诗三首
咏女宇航员
忏悔诗
焊工街：她在婚礼上歌唱
阿亚隆诗二首
一个封闭的地方
第二个女人与不安全